

塞路。巖石蒙蔽。人聞其水聲。不見其形。明治己丑秋。東京人子安峻。偶過此。覺其有異。遂買置墅。乃剪亂艸。伐茂樹。削崖去翳。除莽拂穢。疏其水脉。導其去路。於是巖骨始奇。水勢始快。艸態樹容。始有逸致。蓋瀑高可五丈。濶三十步。如垂銀條。纒纒然。飄飄然。果是一道珠簾也。余以庚寅十一月。與杉浦梅潭同觀焉。先憩湯院。福住氏請主人爲導。東南行可百步。過懸橋者二。過洞門者一。迂路曲折。得一小門。有亭榭。有樓臺。瀑當其面。珠簾懸焉。簾前數十步。地削平如砥。苔石布置。成一園林。余等倚榻喫茶。俯仰眺覽。時天適霽。滿山紅葉如錦。夕陽照映。潺湲之聲。適於耳。絢爛之色。悅於目。幽靜之境。會於心。不獨遊一泉之奇也。余嘗遊京攝。觀曳布鼓瀑之奇。後登晃山。觀華嚴觀背之雄。無一不妙。而今又加一焉。安得不記而獎之。

常盤瀑

觀珠簾之明日。駕車赴宮下。沿澗而行二里。雨後石出苔滑。輓夫甚艱。從車上廻顧四望。匝山丹黃雜錯。鮮麗如畫。行可一里有橋架。溪左見巖際。飛泉噴薄而下。名常盤瀑。有楓檉烏柏等數株。亂立其左右。鮮紅與素練相映。過橋反顧。餘流出橋下。沈沈如虹。余去夏過此。艸樹鬱茂。瀑爲蔽。未知其奇至此也。古人謂夏山如滴。冬山如睡。余乃謂春山如笑。秋山如醒。蓋煙巒雲壑。刻露清秀。放眸天外。不見點翳。猶曉睡始起。精神爽快。今日所見即是矣。瀑之隱於夏。而現於秋者。亦適會其醒時耳。

湯澤瀑 辟邪泉

夜宿宮下。挹翠樓雲縷縷出谷。須臾雨大至。濃霧蓊勃。抹殺前山矣。徹宵不止。意殊懊惱。天明雨止。日光漏洩。層巒疊嶂。次第呈露。乃盥漱命飯。飯罷出遊。木賀曉露濯紅。秋色益旺。觀湯澤瀑。雨後水勢激盪。噴珠

滾雪。響如電霆。仰望絕壁。艸木靡披。落葉繽紛。俯窺湖底。巖石礪礪。奔流怒洶。此地比宮下。霜氣較早。以故卉木皆成彩色。有淡黃帶綠者。有淺紅帶黃者。或鮮紅如燒。或赭赤如焦。配合調劑。雖有妙於渲染者。不可得擬矣。過神代樓。見辟邪泉。纖纖摩壁而落。妍媚可愛。與湯瀑之驚猛。其趣不同。亦一格也。

調琴瀑 白絲瀑

二瀑並在堂島。一則瀉下數仞。激石而鳴。彷彿琴音。一則劈崖而奔。皎潔如垂練絲。各以其似名焉。豪商平松氏。嘗置別業於此。二瀑皆爲其所占有。樓閣臺榭極其致。又闢草萊。移樹石。得二瀑。曰簷端。曰樹隱。形狀各妙。其奇不讓前二瀑。經營始成。主人即世。頃聞後嗣終欲鬻之。嗚呼。年壽之不可期。榮華之不可恃。如此。人復何苦汲汲於富貴乎。

太閤瀑

一名白鷲瀑

從宮下新路。經離宮前。左折至底倉。沿蛇骨溪而上。路益狹。地益幽邃。湯戶櫛比。面溪背山。路盡有橋。朽壤不可度。蓋至木賀舊道也。又左沿崖而行。溪中巨石礪礪。絕壁如削。見一大瀑。雷怒霆震。雪崩霰飛。又進數步。橫身石縫。盤跚而登。溪流懸爲瀑。比前稍狹。如垂水晶簾。勢不甚猛。聲不甚怒。既仰見一瀑其上。高可六七尺。奮迅而下。飛注成霧。如驟雨。俄至。四邊皆翠崖丹壁。綠樹陰鬱。嵐氣襲人。崖壁凹處。溫泉出矣。覓接之。交叉縱橫。蒸煙滃渤。引至底倉及吾所寓堂島龍雲館者是也。相傳。豐太閤征小田原。置營函山。一日見此。命斫石作槽浴之。使士卒縱澡。以慰其勞。呼曰石風呂。今廢。嗚呼豐公。一世英傑。有平吞宇宙之概。山河震動。魑魅爲驚。旌旗燦戟。輝映澗壑。可謂盛矣哉。今見其駐跡。瀑響樹聲。蟬語鳥音。使人愴然。富貴榮華之不足恃。如此。又聞南朝遺臣脇谷右少將義隆。療創底倉。爲鎌倉將。足利滿兼所悟。命兵襲殺之。其墓猶存。後人有作傳奇演其事者。膾炙人口。夫少將不過一亡將。非有

事功戰畧可駭動衆聽者。而史家推稱揄揚。至今不衰。何也。然則人顧其節義操行如何耳。若榮辱成敗。蓋不足道也。近時德川幕府末。有遺臣數十人。戰函山敗死。今其墓在湯本早雲寺。并記之。

葉隱瀑

凡山中瀑布。多在懸崖絕壁間。蔦蘿蒙蔽。幽暗深鬱。非攀崗涉澗。登頓上下。則不可得近。嘗讀吳道賢匡廬紀游。其叙玉簾泉云。有巨石上。架小樓三楹。憩樓倚窓。三面皆絕壁。瀑水百丈。噴珠壓窓。叙白崖云。鑿石置草閣。閣左奇石。插天懸泉百丈。逼窓而下。閣中雖當暑。必挾繻乃可坐。大艷美之。恨吾晃山諸瀑無此設焉。今遊函山。寓龍雲館。有瀑當樓。相距咫尺。坐臥起伏。觀翫隨意。朝夕異態。晴雨殊狀。皆足以盡之。雖匡廬之勝。決不過此也。瀑名葉隱。蓋館未築時。為密樹所遮蔽。故云。

鹽原偶筆

依田學海

天狗巖

箒溪之水。潑然自西北來。繞吐月峰麓。細石纖砂。平流漫衍。勢不甚驚。遇古坊蓬萊橋。潭石礪砥。漸成駛勢。曲折紆徐而南。兩崖或廣或狹。峻巖絕壁。聳立爭峙。湍中巨石。如牛馬。如獅象。忽而陡落。忽而翔翥。水乃怒號觸擊。不可得過。至機織瀉為瀑。雪噴霞飛。中流有野立石。高二丈廣一百步。可坐二十餘人。相傳蒲生飛州東征時憩焉。近時有人構草亭於此。架梁往來。全景呈露。路右奇峯數十丈。聳雲際。曰天狗巖。成斧劈皴。皴罅吐。矮松多不可數。翠光欲滴。四周峯巒叢立。綠樹深鬱。風生其間。涼沁人骨。蓋鹽原之勝。不必在溫泉。而在山水之奇。其最奇在巖石溪潭。而特聚奇於天狗巖。

妙雲寺

雖有名山勝區。不得偉人傑士。若貞婦烈女。其名不著。而感動人情。不

鹽原偶筆

深。傳播後世不遠矣。故首陽以伯夷著。富春以嚴光著。吾鹽原亦以妙雲尼著。相傳妙雲尼。小松內府重盛叔母。壽永亂。筑後守平貞能奉尼倚宇都宮貞綱於下野。貞綱憚源氏。匿尼山中。貞能乃至鹽原。造一寺居焉。妙雲寺是也。初內府寄淨財宋國徑山。宋人酬以旃檀香木釋尊像。尼有清操。供養終身。以祈內府冥福。至今完存。尼塔在堂後。塔側有瀑懸焉。跳珠拋雪。餘流成渠。澄澈見底。盛夏掬嚙。肌膚生粟。近時寺無主。有貞山者來寓焉。余偶過見之。談及方外友蓬雲事。貞山蓋其法弟也。因憶距今廿八年遊京師。與蓬雲相携觀楓高雄。今遇貞山於溪山泉石間。亦何奇也。貞山今年七十。道行極高。傷妙雲寺荒廢。將修理伽藍以盛法燈。蓋方外奇人也。豈不亦爲溪山增其勝乎。

涵碧樓

涵碧樓。在機織奧蘭田別業。蘭田東京人。業貿遷。好讀書。最妙書法。夙

愛此勝。作別業。規制略倣漢土。變通之。質素有雅致。樓臨箬溪。前面一帶絕壁。溪流凝碧。曰普門潭。普門蓋名妓高尾弟。歸佛善畫。終捨身於此。樓隣即今上生母二位藤原氏避暑地。有瀑自前山落。曰不老瀑。隱見木末。如撒銀條。余與蘭田善。聞其來遊。往問之。蘭田大喜。延余樓上。指點遠近。說其勝甚詳。又云高崎正風氏別業。在隔溪岡上。眺望絕佳。然以公務忽劇。終年不至。僕作此樓。友人亦少來訪者。嗚呼。人誰不愛山水。不慕清閒。顧爲世事所牽纏。不得遂其志。多矣。蘭田獨得擅之。余亦飽賞勝景。抑蘭田富豪得此不足。惟余以一寒儒。數日盤桓。竊誇天之惠。我不薄也。

甘湯溪

九月七日。余復訪奧蘭田於機織別業。蘭田曰。度箬溪入山數町。有兄弟瀑。小太郎潭。玉簾瀨。諸勝。可往觀否。余大喜從之。時天陰雨忽至。蘭

田欲待霽而出。余曰：雨亦可矣。蘭田乃命家僮刈草導之度小狎。水聲淙淙。踏崖而登。斗折蛇行。一塢斗出。名曰離室。即高崎氏別業也。天狗巖野立石。一目瞭然。登三四町。至甘湯瀑。忽聞奔流激石。鏗鏘然。蘭田曰：是兄弟瀑也。乃躡石而下。見一瀑於巖間。奔瀉奮迅。觸石斜飛。可六尺。復直下爲一瀑。臨溪巨巖屹立。老松倚焉。虬鬚紛披。巖側綠篠風鳴。並如來助瀑威者。聞畫師鐵齋嘗來此。激賞不置。爲買數弓地。欲築一小亭。未成。時雨益下。衣袂盡濡。余鼓勇進至玉簾瀨。一溪皆石。水布其上。清如縠。陡落成簾。踏石扛而過。復登一町餘。見一大石潭。即其源也。廣可二十步。全石成底。凸凹起伏。水屈曲而行。有深淵。水色如藍。是爲小太郎潭。昔有小山小太郎者。爲敵人所襲。投淵死。潭上有圯橋。抵甘湯村。溪由以名。至是雨猶不止。遂割愛去。至別業。一浴醫勞。蘭田命供茶菓。且曰：自鹽湯村登二里餘。有霹靂。雷霆。咆哮等瀑。極爲壯觀。惜不使君一見也。余曰：余亦聞之。然已見一斑。不必究全豹矣。留待他日。遂

記。

巖湯

清人麟見亭記黃山硃砂泉云。泉潰沸蒸熱。出峭壁下。色微紅。清鑑毛髮。上有片石。凸出如厂。可避風雨。若爲浴者。作天然室。石罅又有冷泉。下注。溫涼劑和。吾熱海。函山。伊香保等。以溫泉著。土人皆作浴室。覓槽蓄之。造構非不巧緻。裝飾非不華麗。然失天然之趣矣。獨鹽原鹽湯。及福渡巖湯。並有巖室。殆類硃砂泉焉。鹽湯去箒溪十町餘。沿鹿股溪而登。山徑稍狹稍險。右逼絕壁。左臨深澗。老松古檜。交蔭翳天。舍溪入山數十步。見樓閣於山腹。即鹽湯也。凡湯院浴室。皆在屋內。此獨在溪畔。蓋以鹽泉湧溪流中也。二槽皆木製架屋。別有巖湯。天然成洞。泉沸其中。色帶硃極熱。覓引巖泉和之。冷熱適度。可以醫婁麻室諸病也。福渡在箒溪東湯院十數戶。初挾路作屋。極矮陋。近時築數十楹於溪上。造

築雅潔。又遠引溫泉。入槽作浴室。做函山熱海等法。然余所喜在巖湯。不在此也。巖湯在溪西。通略約。剝巖腹。高十餘丈。幅稱之。比鹽湯極大。可浴數十人。泉清水底文石可數。蓋多碳酸質云。其他如泡湯。保湯。冷湯。皆在溪東。各有浴室。縱客澡浴。鹽原比函山熱海。距京稍遠。是以都人非有病不多至。地頗幽僻。除雞胥溪鱣。食乏魚肉。但溪山之美。非他所及。而溫泉亦善效病。見亭評硃砂泉云。愾然霍然。如醒斯折。如痞斯解。又云。覺神爽骨輕。步履矯健。是亦可以代評二泉矣。

遊鹿苑慈照高臺三寺記

依田學海

西京爲一千餘年舊都。是以名勝舊蹟。不可枚舉。其載於書。著於圖。何啻汗牛充棟焉。而吾特記鹿苑慈照高臺三寺者。蓋大有感乎盛衰賢愚也。鹿苑寺在山城葛野郡衣笠村。舊爲西園寺氏別業。金殿珠閣。映帶林巒。公宗謀逆伏誅。然戮不及子孫。將軍足利義滿。深愛其景致。代

以莊園。大興土木。窮極奢麗。實應永年間事也。義滿薨。遺命捐爲禪刹。號鹿苑寺。應仁永祿兩兵燹。除金閣不動堂外。皆委灰燼。後八十餘年。後水尾帝。命住持鳳林。造夕佳亭於此。寬文元年九月。開宴亭上。賞翫園林。延寶六年。賜資建佛堂客殿。往昔寺域東西十五町。南北十六町。塔頭十一。爲地百六十町。三段七畝。今不過七町七段四畝。金閣在佛堂南。三層四阿。其下層名法水院。置觀音彌陀。勢至三尊。並名工運慶所造。舊在播州書寫山。後小松帝勅移此。西壇夢窓國師像。東壇義滿法體像。義滿雖服僧衾。眼光炯然可畏。西廊臨水。曰嗽清。中層名潮音閣。上層名究竟頂。拔地四十二尺。四壁柱桷。皆貼黃金。今剝落無存者。閣頂以鳳凰爲飾。楣間書匾。係後小松帝宸筆。對閣翳然而高者。爲衣笠山閣下池。名鏡湖。池中島嶼。奇石星羅棋布。有葦原。淡路諸島。及九山八海。出龜。入龜諸石。有名赤松。細川。畠山者。蓋其所獻。他如夜泊。夜啼。采蘋。猿猴。或以形似。或以奇蹟。閣北有巖下泉。清冽宜茶。傍懸一小

瀑曰龍門。下有鯉魚石。水濺之。鱗紋鮮明。流入鏡湖。曰銀河泉。過虎溪橋。踏石磴數十級。北至安民澤。久旱不涸。中有一塔。曰白蛇塚。旁有臥龍石。右見石階。屈曲而登。即夕佳亭也。係金森宗和所監造。其柱用大南天燭。蓋奇品也。聚胡枝爲棚。排列茶具。楣間則休二字。大鑑禪師所書。庭前所置石燈。石洗盤。並從幕府移者。佛堂西南。青苔如氈。有臥龍如龍。伏牛走馬。大黑布袋。露盤。屏風等石。中有大山茶花樹。後水尾法皇所手植。堂後有五釵葉老松。繁茂暢達。形似舟。曰陸舟松。

慈照寺在如意山下淨土寺村。將軍足利義政。既倦政。讓職其子義尙。文明十二年。築山莊於此。構銀閣。東求堂。及義政薨。遺命爲寺。號慈照院。將軍義種時。其弟維明削髮爲住持。爾後藤氏大臣子弟多爲之。永祿中。近衛前久致仕。移居此。自稱東山頭陀。殆如有之者。住持明叟。訴幕府。復之。檀徒宮城豐嗣等。損財修補。稍復舊觀。明治中興後。殿閣大壞。住持元禎。請於官。募緣施主。再修理之。舊域八萬八千四百九十一

步。今存三千八百三十八步。銀閣。義政模倣金閣。貼銀代之。未成而薨。閣制四阿兩層。上曰心空殿。下曰潮音閣。有待月山。當其前。綠樹蒼鬱。從閣而俯瞰。林泉景致。一目瞭然。一草一木。皆有來歷。一石一竹。各擇奇品。涉徑移步。光景轉變。橋則分界。迎仙。濯錦。臥雲。龍背。仙袖。仙桂。石則龍蟠。虎踞。點頭。落星。濯纓。爛柯。天柱。回雁。香爐。山麓有飛泉。曰洗月。涓涓可愛。庭中積白沙作壇。名向月臺。銀沙灘。東求堂。置釋迦佛像。其東壇。即義政法體像。眼垂頰瘦。頗乏威容。蓋真相也。東求。仁齋匾額。並係義政筆。端楷可觀。其東北隅有茶室。僅容四席半。是茶家所宗也。北舊有弄清亭。中古廢。今新之。規制如舊。

高臺寺在京都市河原町。慶長中。豐太閤夫人淺野氏。欲爲其生母修冥福。削一寺於寺町。曰康德寺。德川將軍東照公。既克關原。欲得其甘心。移康德寺於此。大加修理。曰高臺寺。殿堂園林。宏麗無比。夫人薨。命造祠堂并豐公像。安其中。公冠明製。衣白袍。夫人法衣端坐。近世賴襄

外史贊有云。明人窺太閤相貌。矮而黑。無他異。唯見其目光炯炯射人。今觀其像。如信然者是也。寬政元年。罹災再建。然規制大減。文久三年。福井藩主松平慶永館於此。浮浪嫉燒之。堂宇灰燼。而開山堂豐公夫妻祠堂猶儼存。其天井用公乘艦及夫人乘車承塵。又佛龕像座鏤金極巧。所謂高臺寺。詩畫者。林泉係小堀遠州創造。從方丈架長廊。以接祠堂。中央置小亭。是豐公舊物。宜於觀月。石磴磚瓦。互用疊成。登則唯見其石。降則唯見其磚。舊域九萬五千四十七步。今存一萬五千五百十五步。寺域頗濶。老松山櫻相錯。下多胡枝花。秋時若錦。

世稱義滿驕僭奢傲。是秦始隋煬流也。不知其以希世之英主。斃大慙巨寇於一戰。海內屏息。人民安堵。若微斯人。天下之亂。果何所底止也。且與南朝講和。尊其主爲太上皇。以償父祖背叛之罪。釋忠臣烈士之憤。比之平清盛幽囚法皇。源賴朝逼死幼主。其功罪如何哉。若夫以幕府之富。營築一別業。雖費億萬。亦何足深責。未足以此毀義滿也。義政

以幼弱爲權臣所擁立。凡刑賞之權。固既不在其掌中矣。顧猶能興土木。營菟裘。且選名工造器物。創意巧思。多出奇珍。雖無撥亂之才。有開成之能。亦足以啓發後人也。豐公起駭天驚地之偉業。以震動海外。死後未幾。子孫亡滅。彌陀峯之廟。遂被毀拆。而獨存此祠堂。猶使後人仰見英雄之相貌威儀。其英風可謂遠矣。然公爲人快濶。不拘於物。使其有知。必將啞然大笑曰。吾精神在天。不可磨滅。么麼土偶。豈足以爲輕重耶。嗚呼。英雄豎子。一瞥千古。同歸漸滅。誰不愴然以悲。泣然以泣乎。余遊三寺者前後四次。而今茲丙申。六十四矣。桑榆暮景。再遊難期。乃爲之記。

金澤八景記

依田學海

余十九歲時與友人遊金澤。時適秋暮。紅葉映山。細波如縠。然西風颯至。頗覺孤寂。今重遊夏初。山色紫翠。新綠鬱然。波光疊碧。使

人氣爽。偶登金龍院九覽亭。僧曰。此地春末夏初殊佳。固然。示八景圖。請作記。顧品題本分配四時。今欲記之。不得不強爲。非余志也。乃觸興命筆。不必稱題意矣。明治癸巳五月八日。學海居士書。金澤總宜樓。時年六十一。

瀨戶秋月

碧波回環。一峰聳立。叢祠在焉。雙橋架其東。海岸曲折成瓢形處也。樓閣臺榭。俯臨水面。瀟灑如畫。而琵琶洲斗出水中。亂松凝翠。若秋空展碧。無一點微雲。月出東方。萬景皆活。即與命題相稱。惜余宿總宜樓時。夜無月也。

洲崎晴嵐

過雙橋而東。漁戶數百。白沙如雪。隔水峰巒。嵐光如滴。余所寓總宜樓亦在此。夏景冲澹。清風微度。倚欄而望。遠螺近髻。如笑迎我者。若在對

岸。見吾立樓上。將疑衣袂染翠嵐矣。

平瀉落雁

暮潮落。西平沙見。晚靄浮。而水風息。漁婦漁童爭拾蛤蜊。遙見之。點點蠢動如群鴈。休其翅者。亦可以助此間景致也。從九覽亭一望。瀨崎室木。與野島相接。其下多洲泚。

乙艦歸帆

洲崎與野島。海澨成灣。翠松數千株。如馬鬣。然是乙艦也。白帆映波。悠然而來。帆外水天一色。杳茫千里。風徐浪穩。無摧楫斷纜之患。亦爲遊客。點綴好景耳。

內河暮雪

瀨崎室木之嘴。多蘆葦。其上土山。少樹木。離艸叢生。岡巒起伏。頗宜雪。

景。蓋寒風北來。玉屑繽紛。隆阜皓然。與碧波相映。亦奇觀也。僧爲余言。此目初在雙橋北灣曲處。所以稱內河也。四十年前。野島豪富某。墾爲水田。即今堤內綠穗萬頃是也。此境勝景失其半。而某氏富矣。慨歎久之。

野島夕照

翼然高峙於東者爲野島。本別是一島。不與此相連。歲久土淤。遂爲洲嘴。鬱葱樹木。萬綠如沐。夕陽映處。成黃綠色。燦爛眩目。此地富農某氏。種牡丹多異種。余來時。旣紅萎紫褪。無復可觀者。

小泉夜雨

瀨戶神社北有小泉村。背負層巒。日夕吐霧。空濛如雨。故名。山間多霧。何必此地。強爲此解。何也。不若孤村夜雨。旅愁寂寞。反爲一段凄切也。

稱名晚鐘

稱名寺。是金澤文庫遺址。北條氏陪臣執命。人多咎之。然能置學校。教育人材。九世連綿。天下治平。未易輕也。足利氏時。猶守其遺法。書庫儼存。僧義堂有句。牙籤映日窺蝌斗。縹帙乘晴走蠹魚。其盛可知焉。今則化爲梵城。日暮鯨吼。隱隱度水。不復聞啾啾聲矣。

遠山歸雲

依田學海

天保中江戶有賢市尹遠山景元者。稱左衛門尉。俊才機敏。善透民情。摘發如神。士民畏服。平生繫束袒服。不露手腕。人頗恠之。視其浴。則花繡滿身。爛如紅錦。跡其由來。亦有足奇者。景元始稱金四郎。父景晋有吏幹。爲監察。文化初。延見俄羅斯使於長崎。尋禦俄寇於蝦夷。並有勳勞。陞財務主監。轉長崎尹。以終。景元少年不事事。與無賴子弟交。日飲妓家。妙吹彈。嘗命工刺其身作花瓣。與人鬪。脫衣而起。爭者辟易。一日。在森田部演其伎。與著作人五瓶有違言。景元怒曰。兀奴。爾何爲者。欲

拳之。花繡盡露。爲人救解乃止。蓋以當時景元竄名樂部。人不知其爲貴介公子也。居數年。翻然自悔。盡改其所爲。擢爲監察。以機敏稱。進補江戶北市尹。時天保十一年也。有劇部人過市。衆喧呼曰。新尹來矣。視其輿中。則樂部金四也。大驚曰。嗟金耶。金耶。何貴至此也。傍人掩其口曰。莫妄言罪矣。方是時。大將軍慎德公襲位四年。勵精爲治。循有德公故事。觀市尹聽訟於吹上便殿。時駿河守矢部定謙爲南市尹。素以強幹聞。乃命各斷一案。景元判決。復出定謙上。公嘉之。執政承旨褒諭。有云。能敏久聞。名不背實。蓋異數也。無何。執政水野忠邦當路。新進用事。頗多苛政。景元與南市尹烏居忠耀議不合。十四年三月罷。居兩載。忠耀得罪。命景元復職。一市稱慶。後以病致仕。安政二年二月卒。近世稱賢能吏者。必指屈景元云。

百川曰。友人中根香亭。事幕府。最熟故事。嘗作景元傳。文辭甚美。題曰歸雲子傳。蓋其別號也。香亭云。余未知歸雲善讀書。涉文事也。然見其號與姓相連。知其解風流韻事矣。聞景元聽訟。有一娼。嘗識景元於衆中。遙呼曰。金爺無恙。景元夷然曰。余幸駕青雲。汝猶陷苦海。豈無一拔脚地耶。人服其曠達。嗚呼歸雲子。胸襟快活。不獨賢市尹也。

月瀨拾遺

依田學海

拙堂先生作月瀨紀勝。文字妙於天下。爾後善文者。不能復措一辭矣。余亦將往遊。友人川田益江曰。拙堂之文盡矣。子必莫爲贅言。余深服膺之。然及見其勝地。有與當時不同者。又有翁之文畧不及者。因不顧剪陋。亦有此九首。明治廿七年三月三十日。學海居士識。

尾山

中興後。夷險阻。闢道路。便行旅。通運搬。窮山絕谷。莫不有車轍馬跡焉。

是以名山勝槩。或不免有渾沌穿竅之歎。而獨月瀨尾山。之新道。則不然。蓋從上野。經長溪。白樅。至尾山。路漸峻。達月瀨。頗近。然人苦登頓。近新開路。山復曲折。迴轉稍迂遠。但每折每轉。景輒隨異。右仰望山。左俯瞰溪。盡皆梅徑。通其中。香雲。霧勃。人行之。有乘雲昇天之思。若據舊道。雖有遠眺之奇。而無俯仰之趣矣。

長 曳

余嘗謂。櫻花宜於珠殿玉樓。而梅花宜於茅舍竹籬。然杉田新舊兩梅莊。或有其觀。而為地平坦。無高低隱現之致。未以足稱吾意焉。長曳村。在尾山西。自月瀨遠望之。屋舍埋在白雲中。隱隱如聞雞犬聲。殆是仙境也。杉田墨水。雖名噪大都。豈有此幽致耶。

菖 蒲 谷

菖蒲谷。尾山八谷第五谷也。此地種梅多於窪凹處。蓋敗草枯卉。自然

為肥料。乃多花結實也。菖蒲谷在尾山下。遠見其間。如殘雪映帶翠松。殊覺鮮明。一目千本。蓋與此相隣。

鶯 瀑

距菖蒲谷數步。巖石嶙峋。有水涓涓如水晶。曲折而下。為鶯瀑。不知何以名之。豈其觸石之音。清冷孤憂。如鶯鳴梅花枝上耶。此溪前後左右皆梅。掬流飲之。覺有香氣也。

大 谷

八谷率皆狹隘。唯有梅耳。此獨漸濶。頗有茅舍園圃。香雪迴繞。徑路盤旋。若造屋其中。可以為桃源矣。

月 瀨 橋

月瀨紀勝所謂嵩村渡是也。近架橋。流急不可柱。代以疊石。鐵欄漆杆。

頗傷雅觀。客歲遭漲而壞。今年再造。石柱益牢。其欄杆以木材代之。不
鉄不漆。稍與溪山相副。橋上東眺西望。溪流吐珠。花光映射。無溪山。安
能成梅花之美。無梅花。安能發溪山之奇乎。

嵩村

過橋而南。懸崖梅花皆滿。是爲嵩村。尾山八谷。梅率在峻隘。與溪不甚
接近。此地俯臨水。有映帶之妙。蓋每境自具其趣。不必同。是月瀨之所
以爲大也。

月瀨

紀勝如以尾山爲主。月瀨爲餘波。蓋拙堂以宿三學院也。然梅花之勝。
以月瀨著。且今飛樓層閣在其上。全溪之奇。盡聚寸眸。勢不得不以此
地爲冠矣。度溪西往數步。坂路甚峻。舍車而步。斗折蛇行。左右皆梅。每
一頓一顧。奇景益出。登至巔。則騎鶴樓在焉。遊客所來宿也。主人窪田

某年七十餘。老健如仙。出示名流詩畫。雖不盡善。各有一種佳處。蓋勝
槩助之矣。

桃野

降月瀨。沿溪而行半里許。路一轉。忽見白雲遮路。盡梅矣。拙堂泛舟。仰
見岸上。未嘗身至此。故紀勝所叙頗畧。土人云。桃野勝月瀨。以其近接
溪流。迭得煥發也。溪多奇石。龍騰鳳翔。水觸處。珠跳雪崩。比之月瀨。橋
下稍狹。水行益疾。巖石益奇。聞從此益西。至高尾村。亦有梅數百株。不
敢往。欲留餘地以待再遊耳。

松島偉觀

依田學海

余嘗遊備藝。舟過裏海。愛其島嶼之美。以然松島以島嶼著。或勝
於此。有客遊松島者。謂余曰。松島之美則美矣。然不若裏海之最
美也。余竊疑焉。今茲甲午四月。遊仙臺。將及松島。長人高島北海

來官於此。价大槻復軒見余。曰世之遊於此者皆皮相矣。僕獨見骨隨。請爲君導。余大喜。復軒亦從之。遂遊三日。闡幽發秘。無復餘蘊。吾始知客爲門外漢。不止皮相者也。乃作松島偉觀。

勝畫蔗境

浦澈成灣。市塵湫隘。近時加以填海。置停車場。無可放眸。獨勝畫樓踞巖角。遠望海面。島嶼碁峙星羅。其最近爲籬島。樹木鬱然。翠光可掬。聞此樓舊屬法蓮寺。爲仙臺侯游覽處。獅山公吉村。自書勝畫樓三字。筆力蒼勁。有侯伯氣象。罟罟刻侯家徽章。尙想見當時威儀也。寺廢。樓獨存。松島之勝。應自此始。

鹽浦撒珠

買舟埠口。布帆飽風。繞島而行。大小高低。形容不同。如撒綠珠於玻璃盆中。松爲鬚髮。石爲軀幹。其脚爲潮所洗磨。猶剝皮毛然。自成厂狀。舟

出島間。如相逐。如相迫。忽離忽合。有迎而來者。有辭而去者。初見以爲凡庸。忽迫之。驚其奇。惟遠望以爲小。且陋。忽近之。愛其俊而異。名稱極多。今不必贅也。

松島鑿珠

鹽浦與松島。雖地異。島嶼亂點海面者。形容相似。但彼規模稍狹。此則瀛海萬里。潮汐吞吐。島嶼之多。不可勝數。南山所謂衆美歸松島。天下無山水者是矣。其大者二十餘。小者繞之。猶星宿環太陽。布置錯落。或近或遠。如有意。如無意。欲以一筆形容之。恐涉牽合傳會。不若約畧述之也。

放馬拔群

放馬島。諸書屬之鹽浦。東西長十五町。南北半之。相傳鹽釜祠神馬老。放此。故名。凡孤嶼多特起。潮水迫焉。雖有巖石之奇。無沙灣之趣。此島西在諸島陰。潮不甚怒。白沙灣曲。又多岸嘴。犬牙錯出。位置頗佳。遠近

諸島互相映帶。登最高處望之。與富山扇溪景致自別。亦於諸島中。可稱拔群矣。

金剛搜奇

余與北海復軒二君。欲遊扇溪。泛舟過多度津島。北海見其灣碕。命舟人就岸。果異境也。沿巖而往。島裂爲二。有奇峰拔起。上有瘦松。艸樹茂鬱。復軒求徑而登。未數步。馳下曰。隣島頗奇矣。盍搜之。反舟而進。得一島。蓋金剛島。一名屋形島也。巖峻不可登。繞而往。島嘴有石門。隔門一島。神斧鬼削。如世所畫蓬萊然。島外大洋奔濤洶湧。命舟出其間。一蹕而過。心目爲眩。世稱眼鏡島。愛其奇。不知此島之最奇矣。

扇溪探幽

從放馬島向西北。馳入釜淵。亂島回環。纖波如織。沿岸而往。得一灣。是爲大澤。有峯脚向海而開。成摺扇形。寺踞其巔。曰海無量寺。俯望海。青

螺萬點如浮空。峯巒遠近相映。蓋便面山水也。寺肯山公綱村所建。置瑤瑤十六羅漢。極爲珍奇。客歲遇災。盡付灰燼。近再建。修治山道。穿地得一斷碑。字體略與雄島寧一山所書碑相類。草體萬逸可愛。亦昆山片玉也。

大高究壯

仙臺人舟山萬年。愛松島勝。探討尋究。闡明秘奧。遂定爲五大觀。各有所主。特以宮戶島大高峯爲壯觀。然遊者率以一日爲準。舟從鹽釜至松島村。見島嶼亂點洋面。謂觀止於此。不復費力探求。無知大高峯者。北海以職主官林。屢來往島中。奇境妙景。莫遠不至。稱大高峯爲最勝。曰他率望三面。此眺四方。他從陸望海。杳茫無際。此從海望陸。山嶽助景。加以瀕岸奇巖。恠石層見疊出。故遊松島。不遊大高峯。非真知松島者也。四月廿三日。德懇余買舟直指宮戶島。往二里而達。攀援登五六

町。俯瞰山麓。島嘴出海中者甚多。或延長亘數十間。形如城壁。或特起如樓櫓。或孤峭如浮屠。亂松植其上。西望船形。不忘諸山於天際。白雪如銀。其下仙臺。鹽浦。松島。歷歷可數。東有金華。南有太平。北有富山。遠則栗駒諸山。雲烟縹緲。出沒隱現。蓋天下之壯觀。不獨冠乎松島矣。

潛浦攬異

宮戶島東北瀕。名潛浦。巖石相連七八町。每一巖大七八尺。有間條。象木瓜皮。如用尺度。施刻畫者。不知造物爲何等戲。作此恠奇。若置之大都。一可價百金。著松島誌者。片語不及。獨何歟。

巖洞冒險

從潛浦沿島益東。舟進大洋。風浪益惡。巖石益奇。有四十八洞之勝。鳥脚或出或入。曲折轉廻。如立屏風。其下窅然成巖洞者極多。又有石筍。拔於海中。聳天衝空。忽得一洞。窺之其中甚朗。旁穴可通北海。命舟穿

過。舟人有悸色。北海笑曰。吾嘗過此矣。乃入。仰見谿銜石骨。凹凸下垂。勢欲壓人。俯窺海底。深碧如琉璃。穿而出。又有一洞稍窄。北海曰。此達島背。莫遲疑也。舟人鼓勇而進。果然。時海風大起。命揚帆過石濱。一馳至觀月樓下。

富山聚遠

山海之勝。有宜於遠望者。有妙於邇觀者。或仰見爲奇。或俯瞰爲佳。獨松島遠邇俯仰。無一不宜焉。島嶼萬千。分而視之。各得其妙。合而望之。益覺其奇。蓋如富山。得其遠而合望之宜者也。車行距松島二里。一峯鬱蒼而來。是爲富山。石磴百步。至佛堂。一望空濶。東名宮戶。寒風澤野。納島參錯。更互於烟波遙靄之間。土人云。不登富山。不以足言松島也。蓋扇溪代崎諸勝。猶美人宜匿而愛之也。富山則神韻邈逸。如在空際。猶天女瑤妃。宜敬而崇之耳。松島之觀。至是畢矣。

查理涅戲獸

依田學海

東京神田。距秋葉祠二十餘步。劃一大圓形。爲演技場。帳幕如傘。以覆其上。直徑可三十丈。觀棚環焉。笳鼓鐃角。引商刻羽。清音悠揚。曲闋鈴鐸一聲。伎人登場。男女騎馬各四人。女子點金白綾羅。露出雙腕如雪。男子紺色絨服。邊紅衷綠。四騎一隊。揮鞭馳出。樂復作。查理涅氏騎驢馬。縷金大帽。指揮下令。九騎一齊。蹄騰鬣振。奔馳如飛。樂聲忽止。聳立不動。九馬不異一馬。復舉鞭一指。隊伍俄變。男女成對。交錯如繡。樂聲忽動。脚下雲湧。蹄間風生。九馬殆同萬馬。次奏少年體伎。一人轟然鶴立。一少年跳踏其肩。又有一人攀之。層累而立。三面六臂如一長漢。上者雙手展開。下者聳肩徐行。良久叫一聲。翩然而下。次者傲之。並植立不倒。次查理涅氏。放一驢馬。手鞭一揮。則馬自行。盤旋場中。簫鼓忽起。舞踏應節。毫釐不失。又分置椅子八脚於場邊。鞭一指。則馬徐起。繞場

一次。每椅子移步避之。從內嚮外。無一差誤。又一指則繞如初。至椅子處。一匝之然後行。八脚皆如之。又能令馬人立及却行。凡諸伎從容自如。絕不罵詈叱咤。馬亦欣然。如解其意者。次有一美人騎而出。鳴鞭一喝。起立馬背。盤舞飛走。忽騰一脚。撒雙手。傾斜旁立。微笑自若。又當馬行處。張紅布一條。人跳其上。馬過其下。如是者八。忽屈膝坐背。仍當布處。一躍而過。更以一紅圈代之。跳過並如前。次又美人御兩馬。雙脚踏左右鞍。進退疾除。莫不如意。次有獨脚男子二人。登場爲戲。跳盪倒懸。輕捷如猿。又有一美人。雙手承獨脚人。或仰豎。或側立。或超頭過脚。旋轉翔舞。變化不窮。次置洋琴一具。舞卓一座。有二大象。一頭鼻尖。轉振琴機。琴聲抑揚。妙合律呂。一頭登卓。騰脚旋鼻。舞容有法。觀者拍掌。喝采滿場。如雷。次又奏馬伎。忽有一客。短帽覆面。着灰色服。闌入演場。伎人大驚。客搖手亂呼。如云。吾亦善騎者。乃執轡授之。扶上馬。馬驚走。殆欲墜者數矣。觀者大笑。客忽起立。脫表衣。擲之。馬走不止。復脫其補襠。

次襯衣。次領巾。次袴。亂擲者十餘件。身唯一衷衣。遂脫之。帽隨墜。則是一伎人矣。赤身短禪。大呼馳去。亦一奇也。最後爲弄獅戲。有一鐵車。盛二頭獅。金毛被髮。銳牙如鋸。猛吼一聲。萬衆震慄。伎人啓鑰而入。手執皮鞭。揮撥有聲。獅飛躍坐立。唯其所命。觀者始凜然髮豎。既而馴伏如猫。殆忘其爲猛獸也。伎人又兩手扶其頤。俯頭入口。良久不出。觀者握汗。伎人自若。手燃花炮。電光迸散。爆然成響。一獅奮然而起。一獅躍登檻閣。伎人跳出。戲乃畢。余嘗讀彭躬庵九牛壩觀舐記。喜其文辭奇絕。能寫難寫狀。然審其所記。不過承腳踏索數伎耳。若使其觀此伎寫之。其妙何如也。夫獸之最馴。莫若象與馬焉。然按轡據鞍。操縱之。若其自行。自止。協音律。適舞節。亦能解人意者。不知何術致之。何況於猛烈無比。震懾百獸之獅乎。躬庵云。爲伎者。暇整從容。神完氣盈。雖小兒亦然。蓋慘淡攻苦。審其機。以應其勢。習之久。乃至精熟。變危險爲平易。嗚呼。是言得之矣。明治十九年九月七日記。

磐梯山噴火記

依田學海

地心是火也。道線縱橫。猶人身之有脉絡焉。火道所在。若遭熬熱。沸騰俄然。崩潰雷轟。山川壞溢。而人畜死傷。猶血液債興。脉管破裂。皮膚枯死。而心神消滅。嗚呼痛矣哉。明治廿一年七月十五日。岩代國耶麻郡磐梯山噴火。山北三里東一里。蕩爲平地。沒溫泉場二。川上。村落三。雉子澤。細野。秋元。不見其痕跡。死者四百七十六人。馬四十五口。被害面積。八千二百六十三町云。先是山之背溫泉名沼尻。相距四五町。地生硫黃。有礦夫七八百名。日採掘之。至是二山沼尻山。硫黃山。震動不已。俄而黑煙自地中噴出。次以火焰。勢如潮湧。飛沙石。雨熱土。老杉古松。連根拔起。跳上數十丈。焰煙亦隨出。礦夫九十餘人立死。天地晦冥。日月無光。殆地維斷而坤軸折矣。所噴土石其輕者。東踰山巔。飛揚漫天。其重者北陷沒民屋。壓死人畜。一望沙磧。皓如敷雪。施及川上。長阪。澁谷。沼倉。見禰。

又巨石擁塞長瀨川。水勢怒漲。欲沒田圃。其罹禍者。或熱灰滿身。呼吸窒塞而死。或大木巨石。轉壓而死。或屋倒棟折。腦裂而死。肢體分裂。血肉狼籍。有嬰兒之頭。帶血懸樹枝者。嗚呼慘矣哉。按舊記。磐梯山之著。在我紀元八百七年。山舊有五峯。其最高名大磐梯。次爲赤埴及櫛形。次爲中磐梯。又名北磐梯。次爲小磐梯。今火爲害者。中磐梯也。赤埴震裂半腹以上。樹木皆倒。櫛峯亦石跳樹劈。其麓皆白灰泥。小磐以接中磐。被害最甚。獨大磐得完。唯東西成赭。而白灰被覆。中磐則悉皆崩頽。悉化爲硫煙矣。聞之地理學士曰。本邦火脉有三焉。其一起東北。走北海道。延亘千島。磐梯亦在其內。而吾妻安達二山連接之。並有火脉。獨不聞磐梯之有之。然近山產硫黃。凡五所。古老又傳。古昔噴煙。硫氣薰蒸十里。人畜皆病。自猪苗代湖始成。煙滅氣熄。又東國旅行談。猪苗代湖東。有磐梯山。炎火騰上。其光燭天。奧羽便覽誌。會津山。一名磐梯。其巔吐煙。理當有之。至噴火爲害。古所未聞。唯會津風土記載。往昔磐梯

山崩。其土爲赤埴山。時土石壅塞。酸川漲。沒檜原。故小田村西南。有大浪寄。小浪寄名。然此皆水患。非火災也。於是事聞。皇上震悼。發特使賜周恤金三千圓。福島縣派吏數十名。舁送難民於縣。厚賑救之。東京赤十字社。發醫帶藥餌器械。治其負傷者。夫脉管破裂。不可復救。而其不甚傷者。或得蘇生。然非良醫無能爲焉。國家有人。仁民愛物。用意周到。吾知被難之民。必有依歸也。右噴火始末。據改進新聞。畧次第之。東京諸新報。大同小異。商較校訂。請俟他日。

鯛網

依田學海

余素不嗜飲而好味。凡江鮮海鱗。每聞其新獲。未嘗不垂涎三尺矣。顧東京近海。多泥濘。無佳鮮。自遠運輸。動經日時。或飼養獲活。色味大減。常以爲恨。頃者寓尾路。五月五日橋本子純謂余曰。此地向島有製鹽場。蒸鯛噉之。味極美。盍共往。余喜從之。子純爲余說製鹽法及沿革。甚

詳。既而供鯛魚。色鮮如活。取筋揭其鱗。脆肉欺雪。灑以醬油。食之。妙不可言。余貪喫。不措筋。曰。吾幼識鯛魚爲鱗中之最美。未嘗知其味至此也。子純笑曰。未矣。請俟明日。六日。天未白。子純來促。余乃束裝出。上舟向南而馳。三里餘。朝暾始現。光射海波。諸島出沒其中。如碧玉琢成者。舟及百貫島。余與子純坐篷底。語俄聞。舟子言。鯛網將舉矣。皆爭出見之。有漁船五六隻。漁夫十餘人。環列拽網。又有振棹擊水者。防其逸失也。網即舉矣。朱鬣金鱗十餘。潑刺欲飛。漁夫手罾拔之。余與子純等歡呼喝采。命付酒一樽爲祝之。漁夫乃酬以巨鱗一枚。蓋此間慣例云。子純復命買數枚。舟中有庖人。急取調理。爲羹爲鱠。薦之。芳脆香膩。美難名狀也。余嘗讀菅茶山集。載其弟耻庵捕鯛記。奇其文。今幸得遭之。且慶余有口腹之福也。遂并書之。偕遊者子純。竹齋。鳥居葵園。及吾內子也。

巨盃

依田學海

井井直孝爲德川氏勳臣。好飲。一斗不亂。諸將迎宴。必作巨觴進之。直孝大喜。內藤忠興請直孝其第。亦以一巨觴容一斗者進之。直孝喜曰。請主人先飲。直孝雖一百觴可也。忠興辭曰。某無涓滴之量。敢辭。直孝笑曰。主人不亂。請陪客代之。陪客不能。請僕從代之。忠興乃退。謀之陪客。陪客皆曰。一飲尙或可矣。苦再之不能也。井伊公善飲。豈一再而止耶。無代飲者。乃謀之臣僕。無應命者。忠興不得已出謝。直孝曰。卽廁養卒亦可矣。忠興復退。問之老臣。急馳入。盡召邸中士議之。有一人曰。臣能飲之。老臣驚見其人。卽新任者馬場三郎兵也。老臣喜問。果飲一升否。曰。能。更飲二升否。曰。能。四升五升何如。三郎起曰。臣能飲一斗。不論升合也。老臣告之。忠興入言之。直孝喜曰。速來。三郎進拜闕外。直孝呼曰。勿。且見汝面。三郎曰。唯。仰見直孝。直孝諦視之。面黑身長。寡髮多髯。

額有三創。狀貌奇偉。乃使其先飲。三郎辭。直孝曰：勿多言。盍一大嚼。三郎乃舉巨觴。一飲而盡。不餘涓滴。直孝稱快。命左右再取酒來酌之。三郎又一飲而盡。如是者三。毫無醉容。直孝拍髀大呼曰：快男子可與言也。乃取飲之。忠興命近臣進下物。直孝曰：三郎爲余說一快事。代下物。三郎謝曰：臣僻陋老卒。不知世事。焉敢言。直孝曰：贅言不欲聞矣。且言汝額上三創。三郎頓首固辭。直孝不肯。強之再三。乃曰：臣幼與他兒戲。誤倒地觸石得之。言未畢。直孝奮然瞋目按劍曰：妄矣。吾往來戎馬間久矣。打傷刀傷。一睹知之。苟欺我且齒。此劍舉坐盡驚。面無人色。三郎神色自若良久。徐曰：臣欲無言。言自辱。不言辱君。寧言之。臣本甲斐武田氏將馬場信房庶腹子也。父死長篠役。無幾武田氏亡。臣尙幼。與父客數人逃走信濃。年稍長。欲奮力戰陣。會大阪募士。首起應之。屬木村重成部下。元和乙卯五月七日。重成率兵決戰。麾衆曰：勝敗在此一舉。臣乃揮槍而進。東軍萬餘人蜂擁至。擊破其前軍。旣而敵反戰。主客紛

拏。飛塵掩天。臣見一將被朱甲着。朱袍騎赤馬督戰者。謂是好敵手。拍馬舞槍。直刺其胸。甲堅不入。敵將右手執麾。左手執槍杆引之。臣乃捨槍相搏。墜馬。敵躍騎。臣背褫。臣盔。臣縮頸而俯。敵倒刀連斫者三。並中。臣額殆死。我兵來救。敵將一手支之。臣得隙而逸。敵將大呼孰能捕者。敵騎追至。臣奮力死戰。僅得免。今而思之。冷汗浹背矣。座客聞之愕然無出聲者。直孝莞爾曰：快哉言也。有此好下物。安得不飲。因連引三觴。顧命其侍臣之。邸取一筐來。且曰：三郎汝所著盔製何如。曰：十八條筋頭形盔。係臣父遺物。直孝乃開筐。取一盔示之。三郎驚曰：是臣盔也。何爲在此。直孝大笑曰：汝識朱甲將乎。卽吾也。因謂忠興曰：公得良臣矣。方三郎逸。予使五人追之。三郎反擊斬三人。傷二人。勇不可當。公盍以三郎見與。給以三千石。忠興曰：僕薄祿乏士。幸得三郎。不忍舍也。直孝乃止。召三郎勞之曰：善事汝主。予好飲。未有若今日之快也。忠興遂祿以一千石。爲軍監。子孫世其職。

豐年糝

依田學海

頭戴一盤糝子。口唱一齣俚曲。跳舞街上。叫賣之。童子譁然。從其後。糝曰：豐年糝。人曰：豐年者。取其所唱首句也。其糝極粗。其人極魯。其衣服極敝惡。其歌詞極鄙拙。而其所售極夥矣。士人買。商賈買。娼妓買。老者買。幼者買。貧者買。富者買。八百八街。莫人不買。喫焉。其歌則街上之兒童始做之。既而丐奴乞兒盜賊騙拐呼酒鼓孟亦做之。既而王侯貴人名士豪客張宴聘妓亦做之。抗墜疾除務模其調。以爲笑樂。前者唱。後者和。好事者描其貌。以致利云。賣糝者今忘其姓名。狀貌奇異。蓋浪華人家。素豪富。擲金如土。負債山積。田宅家財。盡爲債主所得。赤身子立。乞食道路。一日自奮曰。吾猶有身在。豈無衣飯。乃來寓東京。然無所得食。有憫其窮者。爲教以唱歌賣糝。曰。以子之容貌。加以奇異之歌。可以僥倖也。乃從之。隣里恠笑。以爲異物。豐年者不顧。且歌且賣。兒童識其

聲曰。是豐年者也。豐年者之名遂大著。而黠者羨之。乃擬其裝而出。無能辨其真假者。然其人稍狡。其糝稍甘。其衣服稍鮮麗。其歌詞稍巧妙。無幾擬者日稍加。而買者日稍衰。遂大折閱。乃止。而嚮之豐年者。既贏數百金。以買宅居貨。儼然紳商矣。人不復知爲前日之跳舞街上者也。

俠妓小柳

依田學海

小柳者新橋妓也。其俠之以勇於義也。寬政天明之間。幕府命諸藩各置留邸一人。措辦公事。凡賓客往來通問使聘。莫不由此職焉。以故其人率敏捷有口辨者任之。輕薄猥瑣唯酒食是耽。成什結伍。常以豪舉相誇。其黨推年長久職爲長。號曰大先生。傲然居尊。視新進不啻奴隸。廁養至甚。則使其捧履執巾。視不爲恠也。沿習之久。及安政慶應之際。其弊益甚焉。一日大先生張宴於新橋賣茶亭。會者三十餘人。新橋之妓絕色者盡至。歌舞競興。獻酬交錯。大先生氣張甚。手巨觥。傲睨席上。

呼其最居後者曰河島子。蓋爲僕喫一盃。何瑟縮乃爾。蓋河島某者。亦留邸新任也。爲人謹慎厚重。又無涓滴量。乃辭曰。某不肖。不任杯杓。請唯拜賜爲榮。實不能飲。大先生瞋目叱曰。咄。今日誰沮僕言者。顧命妓置巨觥於某前。傾壺盛之。某困甚。雙手持觥。手顫酒傾。大先生命加之。一座大噪。皆促其亟飲。小柳在側。斜睨良久。遽前奪其觥。一飲而盡。即膝行至大先生座。大言曰。大先生妾代河島君以拜賜矣。大先生請盡之。且河島君妾情人也。妾不忍其困辱。醉而困。人殊非雅觀。大先生休矣。先生目瞪口呆。默然不發一語。遽稱病去。人咎小柳。小柳笑曰。大先生亦快活人也。必不罪妾。妾知之故發。無忌諱語耳。大先生聞之。窃喜其譽已。遂不爲瞋也。既而河島某深德小柳。且謂其有意我。作一書加厚幣致之。小柳笑却其書及幣曰。是一場戲言。請勿爲意。野史氏曰。昔之留邸其人骨軟而舌媚。男子而婦人者也。而小柳則婦人而男子矣。無媿其爲俠也。嗚呼。今之妓善柔善佞。一無帶男子氣者。而鬚髯戟張者亦

又如之。然則客與妓皆婦人矣噫。

俠客曉雨

依田學海

享保寶曆間。江戶淺草藏前有俠客。曰曉雨。家稱大口屋。小名治兵衛。鬻穀爲業。家饒富。有膽氣。精武伎。扶弱凌強。仗義疎財。遠近想望。其風采。嘗遊吉原妓院。一夕千金立盡。聞者駭服。吉原隣穢多坊。世斥爲異種。不齒人。然多豪富。其長曰熊八。力敵十人。獷悍無賴。與其徒數十人。邀遊妓館。黑羽二重服。金飾刀擲金如土。館主知爲穢種。利其金。不敢問也。熊張甚。鳶肩風生。豺目睥睨。諸妓有不從意者。極口漫罵。諸妓懼而賂之。嫖客有不讓路者。亂拳交下。嫖客畏而避之。熊高視豁步。傍若無人矣。曉雨聞之。笑曰。穢奴跋扈。未喫吾一拳。乃爾。會中元張燈。曉雨與客飲中街。蔦屋紅粉滿座。絃歌競興。熊率徒過其前。曉雨見之。遽掩鼻曰。臭來。臭來。熊怒。目光如炬。撫刀曰。何臭氣。一座失色。絃聲忽止。曉

雨自若笑曰殆是穢多臭氣。熊益怒欲斬之。刀未脫室。曉雨蹶起。左手遏其腕。右手執所穿木屐。一擊踏之。騎其背。雙拳亂擊。徒皆瞪視無敢近者。熊負痛而逃。曉雨反座復飲。天未明將去。衆皆危之。謂熊徒要擊不若從間道去。不聽曰。穢奴伎倆盡矣。不足畏也。熊既敗。復聚徒數十人。露刃伏日本堤下。曉雨黑帽覆面。唱歌而行。過其伏。故踟躕掩鼻曰。臭來臭來。豈穢奴伺我耶。因大笑。熊聞其聲。如疾雷貫耳。股慄屏息。不敢發而止。曉雨嘗曰。欲與人鬪。揭衣露脚者怯夫耳。英氣壓人。一舉手一騰足勝負決矣。野史氏曰。善用兵者先奪敵人氣。然後乘之。氣既奪矣。戰何得不克。曉雨閩里之俠耳。不知何由得之。

澤鶯君

依田學海

鶯君名歌。姓澤氏。越人。澤某女。某仕高田侯。有故致仕。流落江都。貧甚。美作人岸墨江與某善。某爲人硬直。不與世合。獨與墨江爲忘年之交。

時某年五十餘。墨江則甫二十四。未幾墨江遊學京師。安政二年。江都大震。墨江急還。問某則死矣。寡婦孤子猶在。莫以生活。墨江憫之。存問不怠。時鶯君年十三。垂髮掩額。性聰慧。姿貌亦美。有一無賴者。設計欲畧鶯之。母氏不悟。墨江聞之。直往詰。無賴者詞屈遁去。母子大驚且喜。一日母氏謂墨江曰。先夫在時。與世齟齬。少許可者。顧獨謂君好人。先夫唯一女。豈可以嫁他人。請以煩君。墨江固辭不聽。顧謂鶯君曰。岸君從今爾夫也。鶯君微紅潮頰。俯首刮席。低聲答曰諾。然墨江遊學四方。未嘗一日偕居也。居二年。母氏亦病歿。墨江爲經紀其喪。服終。親戚勸邀鶯君。墨江曰。學未成。敢懷室家耶。因使鶯君出仕某侯夫人。間贈書及衣物簪珥屬。鶯君繼戀不置。屢回書存問。情好殷勤。後會之。叔父家始訂舊約。既而墨江授弟子於下野。不相見一年。戊午八月。以事復來江都。鶯君大喜。請其主。出復會叔父家。居一日。綢繆不忍別。墨江將出。鶯君從背爲施帶。且微曰。莫負後約。色殊悽愴。此日墨江訪友。

人於東叡山。夜半有人自叔父至。曰：娘子病急。盍來視。墨江大駭。然謂是欲託以見余。非信然也。馳而至。則蘭摧蕙折。旣無及矣。墨江一慟幾絕。當是時。都下大疫。死者數千人。鶯君亦不免云。時年十六。鶯君貌雪白。肌膚如玉。鬢髮漆黑。見者莫不動心。或戲曰：岸君醜黑多髯。與君殊不相類。君豈無厭此。鶯君正色曰：妾士人子。有家訓在。安做輕薄喜色。世間女子耶。言者大慚。又頗善書。書酷類墨江。嗚呼。鶯君一少女子耳。天與才賢如此。宜矣。其不能延年也。野史氏曰：鶯君死。墨江悼見於色。有人毀以惑溺者。余曰：墨江蓋厚于情者也。豈得以惑溺相毀哉。余嘗謂厚于情者莫過忠臣孝子焉。不憚艱難。不避死生。非厚于情者不能也。其猶可毀以惑溺耶。墨江爲余言鶯君事甚審。其亦厚于情者也。因爲作傳如此。若夫世間無情男子。豈足以語之耶。

小君

依田學海

胡澹庵宋時豪傑。其論秦檜。可叱風雷而驚鬼神矣。然不能忘情於黎情。侯雪苑明代名家。其策當世。可駕賈陸而軼歐蘇矣。然不能絕意於李姬。蓋嘗謂篤於忠孝者。其情必摯。勵於節義者。其思必深。何則。篤至人倫者。出乎情而合乎道。蓋不知其然而然爾。若夫粉黛羅列。金釵成行。鬪豪競華。較奢角靡。快則快矣。然皆輕薄游蕩之流。非吾所謂情摯而思深者也。吾友湖雲生有情之人也。以松柏之節。兼梗楠之材。瑤林瓊樹。容貌復出於風塵。繡虎雕龍。藻葩迥拔乎庸衆。丙寅之春。載筆從駕京師。當是時。四方之名流。與列國之英俊。雲屯霞簇於輦轂之下。品隲文章。討論時務。美酒漲綠。列旬侯之饌。歌姬翳袖。極金谷之選。然生儻然迥立。曾不少顧。衆或擲揄焉。座有小君者。曲眉豐頰。瑩潤如玉。以善歌曲。冠教坊。蓋韓娥樊素之流亞也。高自標置。不欲以才色矜人。風流子弟愛而憚之。一見生魂飛神動。寄情於秋波。洩思於嬌語。生笑曰：吾非韓翹。卿無乃章臺柳耶。小君慨然許之。一座皆驚。莫不羨崔家之

奇緣而詫樊川之曠達焉。從是山盟日密。水約月牢。角枕錦衾。夜護鴛鴦之夢。紅欄翠帳。曉驚鸞鳳之魂。或碧箋翰飛。墨影龍騰。畫梁塵散。歌聲雲停。歡會未央。歸期方迫。花貌瘦損。悲不自持。手剪一束之烏雲。以爲他日之記念。蓋謂金環金簪。非不珍貴。然要皆人工。不足爲吾郎之贈也。嗚呼。其志亦可悲矣。一別各天。水雲萬里。蓋生與人語及此。未嘗不愴然神傷也。或曰。生固以方正聞。今何爲情痴一至此也。余曰。否。否。夫澹庵之嚴正。雪苑之豪爽。一雖昵脂粉。其志氣之毅然者。豈有分毫增損哉。蓋水中之月。鏡裏之花。來則現。去則滅。其光明瑩徹者。未嘗變也。生器識卓越。洞悉人情。欲籍煙花之遊。結諸賢之歡。蓋有深意存焉。或以爲蕩心狹斜。縱意聲色。淺乎其見生也。雖然。紅紉之識。李衛公。義娼之敬。秦學士。千古傳爲美談。彼小君者。慧眼靈心。能認名士於稠座。終始不渝。實烟花之淑女。脂粉之丈夫也。使輕薄男子。負心女兒。聞之。其安得不面頰而媿死乎。宜矣。生之不能忘情也。友人某君爲作無題

三首贈之。措詞婉麗。意匠溫藉。余乃鋪張其意爲之傳。欲令生於月白風清之夕。曼聲吟諷。不忘當日之奇遇也。

志道軒

依田學海

志道軒。深井氏。名榮山。號志道軒。江戶人。豪宕不羈。十二歲始學於佛。祝髮爲僧。涉獵諸宗。又好讀史傳。博通古今。傍及雜史小說。莫不淹貫。綜該。名聲大起。年既壯。慨然曰。戒律者桎梏耳。聲色酒肉。豈足溺我。且將脫桎梏。爲大快活人矣。乃鬻袈裟佛經。以買酒肉。數日而盡。放浪江湖。饑渴殆死。人皆笑爲狂。一日遊淺草寺。香客如市。啞然仰天曰。予舌尚在。窮餓自取焉。非天也。乃設一席於松下。憑几說書。古今英雄豪傑之成敗得失。治亂興亡。及盜賊騙拐博徒奸兇之詐術暴行。長言短說。上下縱橫。莫不盡其狀焉。大聲叱咤。則雷擊電掣。風驚石飛。低語囁嚅。則神泣鬼哭。花涕蟲淚。忽而勇夫傑士。忽而婦人女子。千情萬態。倏忽

變化博引經傳旁證雜書加以詼諧戲謔聽者四集環席而坐婦女孩嬰驩哈抵掌壯士悍夫慷慨扼腕皆感動嘆服而志道軒之名遍於一都矣志道軒容貌醜恠面如敗鍋口如缺孟僂僕跼蹐長不及中人手執一木椀形類男陰談至妙處拍案爲節觀者絕倒若有僧徒來聽者即極口罵詈不少假借蓋有所激也得錢數百飲酒啖肉不留一文嘗命畫工作己像題其上曰談史談軍數十春大悲閣下得名新曾夫木叩牀頭日白眼總看世上人詩雖不工其人可知矣德川氏之定天下也有南覺坊天海金地院崇傳者並浮屠而豪傑口唱佛經胸蓄韜略遭遇英主言聽計從亦所謂大快活人也志道軒蓋有志於此焉而天下治平四方無事其胸中之所蓄鬱屈不伸遂發之於嬉笑怒罵之間以取快一時不得已也其志不亦大可憫乎。

塚原卜傳

依田學海

塚原卜傳常陸塚原人父曰土佐守學劍法於下總人飯篠長意擊刺妙天下卜傳繼箕裘仗劍周遊諸州時下野人上泉伊勢善用槍劍卜傳折節爲弟子業益進嘗入京師將軍足利義輝延見之試其術大喜受業其遭弑身執劍縱橫奮擊斬十餘人伊勢國司北畠具教亦從受業後爲織田信長所殺死時徒手搏擊進奪敵刀斬數人卜傳遊列國其徒七八十人鞍馬如雲牽狗臂鷹鹵薄如大諸侯其見重至此然時或屏騶從單騎獨行跋涉山谷人不能測其所爲又自稱其劍法曰無手勝流人不能解其何故也嘗東歸過近江上湖舟見六七客中有一士人狀貌猙獰鬚髯繞面自謂精武伎天下無敵卜傳抱膝坐睡如不聽者士睥睨曰吾子亦佩刀盍一言卜傳徐曰僕之伎與君異不求勝人欲不敗耳士作色曰子術何名曰無手勝流是也所佩何用曰是斷私心非斬人也士益怒曰子徒手敵我耶曰可士呼舟人上岸卜傳遙指一洲曰岸上格鬪或傷人請於彼乃命舟近洲士躍起上陸拔劍磨

曰。客來客來。卜傳脫刀付之舟人奪其棹。一盪。舟開去岸數丈大笑曰。無手勝流是矣。百川曰。上兵代謀。義輝具教以卜傳弟子。不能極其蘊奧。徒得其皮毛。恃勇侮敵。身死國亡何也。嚮使二君得無手之秘。則久秀信長可折箠而使也。惜夫。

噉蛇翁

依田學海

巨蟒噉人。深山大澤或有之。其穢惡可畏何如也。而有圓顛方趾之民。噉蛇以代魚肉者。天下之大。何所不有。是亦可異也。天明寬政年間。江戶幕府士有武谷又三郎者。溫順簡默。不與人爭。平生無他嗜好。獨嗜餌蟲。凡蛞蝓蟋蟀蜥蜴蝦蟇莫不取而食也。如其細蟲則去羽與鬚生噉之。蟾蜍蛙蛾則去其腸。剝其皮。灸食之。園多草木。群蟲生焉。翁盡食之。不復見一隻矣。而尤嗜者蛇也。去皮與骨。截二三寸。串灸而食之。如鰻鱺然。凡人皆釣於水。翁獨獵於野。人之所獲則魚蝦。翁之所網則蛇。

蝮不亦異乎。翁善書。得意揮寫。龍蛇飛動。又好酒。如八頭蛇之飲。盡八瓮也。或問人所嗜各異。然未有如翁者。何也。翁笑曰。銳牙傷人。貪暴害物。非狼與猪乎。人則食之。不以爲恠。而異予之食小蟲。吾所不解也。又同時有噉兩頭蛇。八兵衛者。常陸龍崎山田某家傭奴也。健啖力役。口不言勞。性嗜煙艸。唧管而耕。吹煙而春。頃刻不止。主人危其失火禁之。八兵衛曰。主人戒火耳。嚙葉代之。無害也。乃許之。又好噉生蟲。不避異物。里有豪農。見兩頭蛇於園中。大懼。謂八兵衛曰。汝能殺而噉之。酬以二十金。八兵衛曰。聞見兩頭蛇者必死。况於食之乎。奴無妻子。年殆六十。死不足惜。食而不死。何煩酬金。若死。賜以葬資足矣。乃提鋤而來。擊蛇殺之。寸截生噉盡。又燒其兩頭及骨。爲灰吞之。主人大喜。以二十金酬之。八兵衛笑曰。奴未死死。卽如約。提鋤而去。終不死。後廿餘年。至天明八年。乃歿。年八十餘云。

二丐

依田學海

天明中江戶有二丐者。其在淺草曰泥鰻。在上野曰鶴吉。並有絕伎。鶴開場於上野山下。畫地爲欄。與其徒作戲。始擲三絃。拙甚。觀者笑之。既而著單齒屐。濶步而出。手弄數球。向空一擲。未落。以一粒豆一酒壺。次之。俄而大小輕重紛紛雜下。且承且擲。抗墜疾徐。悉中鼓節。觀者始奇之。次以一磁碗二劍。高擲數百尺。承以左右二指。劍則柄。碗則底。不失毫釐。如梭之往來。如燕之頡頏。數刻不已。次含豆吐於空。劍迎斬之。斷爲兩。次擲球與豆於空。承以壺與碗。豆必壺。球必碗。無一錯互。觀者喝采如雷。既而左手提一巨石。右手弄一酒壺。石走壺飛。一擲一承。觀者目眩。俄向空擲其石。落下來去頭一尺。翻身避之。轟然一聲。地面爲陷。鶴雙手捧壺吐舌曰。嘻。危矣。觀者瞪視。不寒而慄。遂賞以數錢。鶴手數之曰。未滿百也。鶴之伎。豈啻千金。今且折爲一百錢。若滿之。益以空屏。

出鳩一伎。請更賞數錢。觀者投錢如雨。復數之曰。奇零不雅。請更滿二百。使其徒求之。觀者欲盡其伎。與如請數。鶴曰。可矣。命徒擲絃一闋。乃圍屏風以帷覆之。旋撤去。示衆曰。此無一物也。圍覆如故。復擲絃一闋。撤之。則一鳩鼓羽飛去。觀者絕叫爲妙。鶴身長七尺。狀貌魁偉。眼有芒角。不似乞人。泥鰻者。自謂泥鰻吾友也。因爲號。弊衣敗履。手持一扇。音吐朗然。奇談如湧。衝口而發。上自王侯貴人。下至士農工商。倡優盜賊。探其隱微。描其情態。變化縱橫。意思百出。蓋輕捷儼。知其爲遊冶子弟。快辭雄辯。知其爲閭里俠客。強悍粗鹵。知其爲僻遠武弁。田舍翁之木訥鄙俚。美婦之妖嬌柔軟。毫釐分八寸。莫不酷肖焉。掩眼聽之。不知其爲一乞人也。嘗曰。加賀侯祿百萬石。不食百萬碗飯。吾人無祿。亦三餐足矣。是乞丐與諸侯無異也。觀音菩薩。廣廈萬間。食百千僧。不過受痴婆駭子賽錢。是佛與乞丐無異也。其放誕如此。野史氏曰。余讀太田南畝所著二丐子事。無慮二千餘言。文字奇甚。今彙括之。更爲傳。余幼時

有猫八者。容貌類猫。巧作禽獸聲。殊妙於猫。每發一聲。群猫應之。又善弄丸。吞劍諸伎。嘗挿小錢於長竿。置之鼻端。彎小弓。仰射之。錢則憂然墜矣。盛水數斗於大盤。攪土混之。併鍼數百本。一口嚙盡。半頃。手探喉間。出之。絲貫鍼眼。纏々然。不失一鍼。遂向空吐水。如驟雨下。泥水不混也。又有弄沙戲者。搏沙畫地。善作山水人物。並絕伎也。蓋心專則藝精。習熟則伎進。乞丐且然。況於君子乎。而世多不學無術之人。抑何也。

方齋

依田學海

結城秀康受封越前。徵阿閉掃部祿之。掃部以武勇著者也。又有狛伊勢者。仕爲老臣。嘗爲其子行著甲儀。請掃部爲賓。几武人子弟十五六。始着鎧冑。必延老武事者。談戰事。講兵法。以獎勵之。例也。於是儀畢。飲酒。坐客皆賀。伊勢舉一謂掃部曰。公多經事者。盍爲賤息言其一二。掃部曰。諾。老夫耄矣。何足道。顧辱延招。請爲令息舉一快事。賤岳之役。敵

兵大潰。而日將暮矣。僕馳馬湖上歸。有一騎從背後來。呼曰。終日紛拏。不得好敵手。望公風采。盍容我一樂戰。僕答曰。諾。吾所欲也。拍馬而前。其人曰。待吾槍汚血。請一洗以奉之。浴槍於湖者三。揮相邀。奮鬪良久。不決。日已沒。不辨咫尺。其人復呼曰。天黑不見槍鋒。何以決戰。請從是去。僕問其名。曰。青木新兵是也。他日臨戰。授吾頭者。非君而誰。相揖別。嗚呼。今猶見其風采也。坐客傾耳而聽。羨嘆不止。忽有一客排戶入。鬚眉甚偉。笑曰。故人無恙。衆驚見之。則狛氏客方齋也。方齋乃爲說舊事。并及馬毛鎧色。悉符其言。掃部大喜曰。果然。吾青木公也。洗觴屬之曰。敬酬前日一槍。因解佩刀贈之。極歡而散。秀康聞之曰。予得一奇士。祿新兵如掃部秩。

十八大通

依田學海

天明中。江戶富豪。及幕府少年。遊狹斜間。其衣服佩刀。窮極華麗。鬪財

爭豪名曰大通。又爲通人。以西岸十曉藏前文魚爲首。皆萬金產。方是時。深川吉原並有妓院。無慮數百戶。妖姬麗女自四方來。鬻嬌售媚者五千餘人。又有歌妓舞童。構屋市衢間者。無小巷曲房不有之。賞花避暑觀月玩雪之遊。侑酒侍筵。蓋無虛日也。十八大通嘗張惜歲宴於西河岸。凡豪貴飲宴。舊有茶番戲。似演戲稍不同。先設題目各圖而分之。或承題立說。破題翻案。或題面標異。題外生奇。率以滑稽出之。又預蓄金銀器皿錦繡段疋數百事。略與題意相通者。戲畢。盡俵散坐客爲例。是夜所會皆當時豪客。題目並斬新驚人。中有題貓後槌者。客命狎客五調。扮爲猫恠。聘妓院所蓄小鬟絕美者三十餘人。手執金飾木槌。爲馳猫狀。歌妓二十人盛裝奏曲。如百花爛熳。蝴蝶飛舞。黃鶯亂鳴。莫不目眩魂奪者。曲闋五調更服上座。盛珊瑚金銀飾。煙袋管囊者數百個。於大盤。命小鬟捧之。徧遺坐客。蓋一夕所費二千餘金云。居數年。大通率皆破產貧乏。流落以死。初文魚豪尤甚。一日與其徒飲於妓家。文魚

以銀線束其鬚。衆窃意文魚豪矣。然不過偶一爲之也。既而以爲常。衆大媿。後文魚盡鬻產。僦屋而居。併口而食。有一貴人聞其善。河東曲。延奏之。酬以八丈絹五端。文魚退。擲與彈絃者。曰以勞吾子。其窮益豪如此。大通十八。其二人。係幕府士。一則患梅瘡腐爛死。一則負債如山。無幾死。然有可異者。先死數月。徧訪友人。曰僕以明年某月某日死。請賜酒食爲別。人笑其妄。及期。召家人告別。溘然逝。嗚呼均貧富。通死生。此是大通矣哉。

近藤勇 土方歲三

依田學海

文久三年春。德川將軍家茂奉詔入朝京師。時海內騷擾。西藩有教唆浮浪以窺幕府者。浮浪多諸藩亡命。抱負奇才不用。欲投險徼幸。議者謂網羅錄用。或可借擊彼。是以毒伐毒也。乃大募四方豪傑之士。謂之新徵隊。率皆齷齪無賴。而世獨稱近藤勇。土方歲三云。勇名昌宜。小字

勝太。武州多摩郡石田村人。父曰宮川久二。昌宜爲其第三子。爲人勇悍強毅。有膽略。學劍於近藤某。技不甚精。而以氣折人。試輒勝。人皆異之。某授以己姓名。漸著。於是與其同里人土方歲三應募。扈從入京師。旣而幕府有命。使徵士皆東歸。特留昌宜。歲三精銳數十人。以警衛輦下。更稱曰新選隊。以昌宜爲長。屬之守護職。松平容保屢捕獲盜賊。當是時。浮浪潛匿所在。白晝殺人。巡吏斂手。乃命昌宜捕之。易如探物囊中。明年六月。有處士古高俊太。潛居四條小橋。與浮浪通謀。欲放火禁闕。脅車駕以舉兵。昌宜諜知之。夜率壯士十餘人。襲擒之。俊太黨數十人。伏於三條街。待昌宜等過。大呼躍出。劍光如電。昌宜笑曰。是來送死耳。力鬪斬七人。擒二十三人。幕府嘉其勞。欲陞爲上班騎士。辭曰。捕賊職也。新選隊長足矣。不受。七月。長藩老臣福原越後等率兵犯京師。爲官軍所敗。其別將真木保臣屯天王山。幕府命守護職討之。昌宜亦率壯士先登。保臣火營自殺。幕府賞其功。特擢爲兩番次班。昌宜復辭不

受。慶應三年十月。將軍慶喜上表辭職。退入大阪。昌宜率其部兵殿後。駐札伏見。以備非常。薩人命刺客數人。窺圖之。會昌宜從數騎巡視市衢。刺客伏叢篁中。銃之中其肩。馬衆大駭。昌宜捫其創。呼曰。淺矣。奚害。莫逸賊。遂獲寸斬之。明治元年正月。東師與官軍大戰於伏見。昌宜創重不能戰。使歲三代之。歲三乃率壯士而出。壯士多用槍。半爲敵兵所銃殺。歲三獨奮擊殺十餘人。而身毫不傷也。及東兵大敗。慶喜走江戶。昌宜從之。與歲三屢勸慶喜興兵抗王師。慶喜不聽。乃變姓名曰大久保大和。與歲三謀。率所部百餘人。赴甲斐。嘯聚土兵。與官軍戰於勝沼。不利。還軍流山。聲言鎮壓。逋徒竊伺動靜。北陸官軍參謀香川敬三抵千住驛。聞昌宜屯流山。憚其勇。曰。彼勇而無謀。是可以計擒也。乃遣使曰。吾子驍名聞之久矣。欲鎮激徒以圖無事。盍來議之。昌宜以爲士衆未集。與之戰。非策也。乃欲往。歲三諫曰。官兵多詐。不若無往。不聽。單身至營。伏起見擒。人或惜其材武。欲說而降之。昌宜笑曰。事已至此。多

言何爲。臨刑神色不變。從容受刃。而歲三聞昌宜就縛。切齒曰。果然。然吾不可徒死也。急收兵入下野。與大鳥純彰秋月登助等合。攻宇都宮。取之。後屢與官軍轉戰兩野。遂敗走會津。會津陷。又與純彰會榎本武揚於石卷港。欲取函館據之。十月。暴風雨。駕軍艦抵鷺木港。二十一日。武揚分軍爲二。歲三將其一軍。從川吸嶺踰險入函館。擊破官軍。武揚等軍皆至。官軍棄守而逃。十一月。純彰與歲三率兵爲先鋒。攻松前城。拔之。二年四月。官軍大舉。海陸並進。我兵連戰皆敗。五月。歲三與武揚純彰等退入五稜郭。復屢出戰。殺傷過當。勝負未決。旣而我海軍皆敗。兵艦盡燬。官軍乘勝進聚五稜郭。萬銃齊發。震如轟雷。十一日。歲三騎馬執鞭。疾呼督戰。忽有銃丸洞腹。墜馬死。初榎本武揚之據函館也。上書欲鎮北邊禦外侮。歲三愀然語人曰。吾不與近藤昌宜俱死者。欲一雪故主冤耳。今則已矣。萬一遭赦。何面目見昌宜於地下耶。死時三十五。生後昌宜一年。其死隔一歲。得同甲子云。百川曰。明治戊辰正月。余

在佐倉藩。欲論事。至幕府廳事。有一男子。軀幹豐偉。面色黎黑。布纏其肩。如裹創者。惟問即昌宜也。因問伏見戰爭。昌宜曰。僕負傷不臨戰。顧其坐背後者曰。吾子爲道之。余見其人。短小蒼白。眼光射人。昌宜爲余言土方歲三是也。余乃爲通姓名。仍問以戰狀。歲三詳說之。且曰。戎器非砲不可。僕佩劍執槍。一無所用。其言質實。絕不事誇張。蓋君子人也。後昌宜死。余見其首於京師四條磧。面色如生。想見與余談笑時。悵然久之。聞昌宜嗜酒。飲數斗不亂。歲三在函館。諸將士皆謹呼醉飽。或有溺聲色者。歲三獨蔬食自甘。不近婦人。曰。此何等時節。寧忍歡娛醉飽耶。嗚呼。可以識二子矣。

伊能一雲

依田學海

伊能一雲。江戶人。家在築土。善槍法。多從學者。隣有幕士。與其隸。同學於一雲。稱名手。一日。隸發狂。揮劍亂擊。主人不能奈之。何。銷室閉門。狂

夫踞庭大呼。無得近者。主人馳使告一雲曰。賤役嘗受業先生。今日狂發矣。請爲執之。一雲答曰。是難事也。某固以槍劍爲人師。顧不知執狂夫之術。然辭之不可。某且死於狂夫。公等因掩之可也。便服佩刀。與使者同入請謁。狂夫走前罵曰。誰居來者。吾斬爲兩段。橫刃踞闕。一雲神色不變。入坐其右。狂夫不敢發。且曰。吾刀之利鈍。今日可試也。因揮劍虛擊者數。一雲睨曰。子刀稍長。或恐不中用。狂夫色少和曰。吾慣用之。曰。然與吾見之。狂夫授刀。一雲取擲於外。搏而倒之。衆大喜。縛狂夫去。遠近喧傳。稱爲神伎。一雲笑曰。徒手向狂夫。豈爲知劍法者乎。吾決死而往。幸遭其釁耳。一雲弟子家有恠。擲石破戶。日夜不止。來請曰。先生之武必能制之。一雲辭曰。鬼無形。吾槍劍亦何所施。不若祈禳之有效也。固請不已。乃往。時適冬夜長。與主人喫茶。閑話數刻。不見恠異。主人喜曰。果然。鬼畏先生矣。一雲曰。不戰而懼。決無此理。且待之。坐久無動靜。一雲將辭去。意謂鬼不出。或以吾故也。意僅動。忽有巨石自空墜。汰

其鼻端去。座客大驚。俄而茶具火盆躍舞於席上。盤中柑子自行排列。床板未畢。盤飛去。至板端。嚮柑子躍入盤中。層累成山字。一雲大慙而退。謂人曰。一念怠慢。爲鬼所乘。可不戒乎。

野史氏曰。伎藝之士多誇其術。事多不實。門人子弟爭傳之。妄誕可笑也。一雲所爲平易正直。無他奇。而其術益神矣。或云其爲鬼所弄一事。設喻以戒其弟子者。理或然。

ノ貫

依田學海

利休居士以一竹匕一磁碗。聳動海內。能使威壓四百餘州之豐太閣。俯循其條規。猛如虎。狡如狐。之諸豪傑智士爭聽其臧否。亦何其雄也。而山科隱士ノ貫則笑之。ノ貫不知何許人。居山科里。與千利休同時。以茶儀名。然不與利休合。嘗謂人曰。利休幼與余善。性素謹厚。今見其所爲輕薄浮靡。殆如別人矣。蓋人每三十年一變。吾亦四十始有脫塵

之志。惜利休知其盛而不知其衰也。古人論世事變遷。譬諸飛鳥川之洲渚無常。達者觀大千世界爲無有。不置身於實地。然不謂天下人皆如此也。顧情欲無盡。禍福不測。昔蓮胤擬蝸牛。所至有盧。予學沙蟹。鑿穴安身。苟得不役五尺軀於名利亦足矣。無幾利休忤太閤意。夷其族。果如ノ貫言。後又十餘年ノ貫死。臨終盡購其所書歌詠。火之曰文字與身共滅可也。ノ貫嘗邀利休點茶。窃鑿壙於室前丈餘。覆以簣。撤土其上。利休陷衣皆泥。乃警謝。請浴之。換以新衣。後利休謂人曰。曩者有期明者。戒余以之。然不陷其計。是負主好意也。野史曰。ノ貫之戲蓋有深意焉。利休不唯不曉之。且以聰明誇人。其見戮亦宜矣。

畫師

依田學海

和泉堺浦一國寺。泉石極工。千利休所監造。又有二室。其一壁畫柏一株。其一屏畫睡鶴二十五隻。並筆法妙絕。相傳有一畫博。寄寓三年未

嘗舐墨。唯棊是耽。寺僧稍厭之。謂客曰。吾子以畫遊而不見其作畫何也。納亦遊方有日。不能復侍吾子矣。客謝曰。久荷高恩。聊欲奏薄伎以報萬一。請姑待之。居數日。寂然不見其執筆也。一夜有離僧走告曰。師父盍見畫博所爲。僧往從戶隙窺之。見其延頸縮脚。臥地學鶴。終夜不寢。大異之。戒離僧勿言。明日畫師早起執筆對屏。點墨甚疾。頃刻而成。則皆臥鶴也。如是數日。得二十四隻。姿態橫出。羽毛生動。一無相似者。寺主感服。夜復往窺之。則畫師脚張肘。左視右顧。久之。如將畫舞鶴者。天明僧見畫師曰。先生今日欲畫舞鶴乎。畫師大驚曰。和尙何以知之。乃告以所見。畫師默然不答。遂畫一栢於壁畢。辭去。居十餘日復來。寺主問其故。答曰。僕昨東下。行至函嶺。見一栢樹。知有吾畫未及者。乃引筆補一枝。曰可矣。乃去不復來。或傳畫師所謂狩野元信。不知信否。

啞丐

依田學海

啞丐非啞。裝啞以欺人者也。井上不鳴見之於阿波德島云。不鳴名默。阿波人。仕德島藩。初業西洋醫術。兼精植物。後掌殖產事。藩廢不復仕。明治甲申年七十三。看其子春泉於東京。偶來過余。談及啞丐事云。不鳴以天保壬寅過德島。助任橋。有稚子數人。謀逐一丐。丐躍上橋杆。輕捷如猿。稚子擲石擊之。丐手一杖。隨擲隨彈。十不錯一。觀者如堵。不鳴異之。告善劍者淺野某。某乃召丐問之。丐不言。唯指其口。某以爲啞也。携至家。命弟子舉杖亂擊。丐跳身避之。一不中身。與之食。一頓而盡。數日無饑色。晝則戲於街市。夜則寢叢祠。身着一單衣。以油紙纏腰。不知寒暑。捕盜吏疑其爲盜。召械繫之。先繫者四人。皆無賴漢。吏窃命其問之。丐不言。以指浸水書板曰。幼多殺犬。故病暗耳。囚罵曰。犬耶。乃覆飯於地。推頸俯食之。丐一喝而起。四人皆仆。數步外。旋起旋仆。如鬼爲者。丐大笑曰。君輩何爲自苦。四人叩頭謝。乃如故。吏益懼。鉗其手足。乃頸發卒監之。且責問其狀。丐曰。僕出羽莊內人。家世業販鹽。父好讀書課。

僕甚嚴。僕不從曰。書籍古人糟粕耳。請經歷天下以驗實踐。且懷橘扇枕。其爲孝小矣。他日所爲有大於此者。父大怒。見逐。僕時年十歲。後跋履山河。東入蝦夷。西極肥薩。北抵佐渡。十餘年。偶客本州。辱公之惠。飽飯獄中。何幸也。一夜監卒懈而睡。丐厲聲曰。丐以無罪見繫。義不苟免。若有強賊越獄。公等死不償矣。卒怒曰。鉗鎖如此。爾欲何逃。丐笑曰。易耳。以一指摘足鉗。戛然脫矣。轉瞬間。手鉗自解。因欲脫頸鉗。卒大驚。謝之。且問爾何以陽啞。丐曰。索焉不費言。受焉不費謝。嗤笑罵詈。一切不理。以啞故也。居一歲。藩牒莊內藩主酒井氏。問其貫籍。酒井氏遣吏取之。不鳴偶出。復遇之。途見其眼不閉如織。蹣跚而行。無他奇狀。後數月。有人從出羽至。不鳴問以丐事。答曰。酒井氏吏召其父付之。父不受曰。逆子不足辱。官爲送某寺爲僧。無幾逃去。不知所之。不鳴曰。余來東京。聞有異僧。年可六十。著高屐。高聲論時事。爲吏所呵止。以歲計之。豈啞丐耶。惜不一見之。

本朝虞初新志

菊池三溪

濟澤紀事

昔者寬永中、幕朝鼎盛、名臣碩輔、林林輩出、松平信綱以智、若保科正之以仁、而豐後守阿部忠秋特以勇、皆其尤著者也、忠秋出處事業、自備史傳、而其逸事又有足傳者、忠秋爲人英武、寬永某年、出仕將軍家光、擢爲侍臣、忠秋感喜、夙夜匪懈、時家光尙少壯、酷好擊劍、以柳生但馬守爲師、暇則與侍臣較伎倆、侍臣不敢角勝負、皆佯屈之、家光益自負、以爲天下善劍者無復出己上者、時幕臣有大久保彥左衛門者、以當世者宿、爲上下所推重、直言極諫、莫有所隱、嘗聞家光自負劍技、顰蹙曰、驕心易長、吾當以事折之也、乃遍索侍臣可託事者、莫出忠秋右者、乃令忠秋角技挫之、忠秋固辭不聽、遂與家光試技、忠秋上場、揮木刀當之、家光逡巡不能支、忠秋乘之、一喝擊其額、家光委頓、眩而仆、左右失色、扶而入內、從是家光深銜忠秋、凡侍臣歲時皆賜物慰勞之、獨

不及忠秋、其命事左右、忠秋唯而應之、則不顧而起、忠秋憂惶、怏怏卒歲、明年二月某日、當其前年拔擢之日、忠秋退食、屏人入一室、向城再拜、捉刀將自殺、先是家宰平田彈右衛門、知其有異、潛入帳中、謂之、至是走出止之、忠秋不聽、彈右泣曰、主公少止、令臣得一言、夫死生亦大矣、當死而死、臣不敢止焉、不當死而死、恐速人之笑、且太夫人老、而嗣君幼、今而萬一有不可諱、在君則爲不忠、在家則爲不孝、忠孝兩失、於主公安乎、不如忍難忍之死、以全忠孝、且泣且諫、忠秋大息曰、吾以無似、叨辱寵秩、君恩海岳、無物可方、感激涕泣、且暮圖報效、寧料一朝觸冒其譴怒、以致有今日、卽稱疾致仕乎、此欺上也、忍而奉職乎、亦不能自安、進退兩谷、何以自處、此吾所以欲自刃表寸丹也、今汝諫吾以全忠孝、使人大愧也、因循例命酒、遍賜諸臣乃罷、是歲旱魃爲虐、四月至八月不雨、旣而霖雨彌月、河水暴漲、泛濫于墨田川、比屋湮沒、人將爲魚、於是官發輕舸、以濟庶民溺水者、候騎來往、項背相望、家光與侍臣、

登城樓以望水、東自駒形淺草、北至上野下谷、混漾渺漫、不辨涯涘、洵爲無前洪水、家光欲親往指揮吏卒、鞭馬馳赴、前驅未暇避人、而大牙已抵淺草門、當是時、水勢滔滔、愈激愈壯、家光馬上顧板倉內膳曰、壯哉此水、較諸宇治川急流、其險易優劣、汝以爲何如、對曰、宇治之爲水、發源于江之琵琶湖、曲折入海、水勢奔注、能漂大石、以彼此此、其險易懸隔、固不待言也、曰、宇治之急流、果如汝所言、而佐佐木梶原二士、能驅馬競渡、冒矢石而先登、聲名隆隆、千古垂竹帛、而爲之主者、僅不過八州之牧、吾雖不肖、身辱閩外之寄、總管六十餘州、夫六十餘州之勇士猛卒、而可無如佐佐木梶原其人者乎、因揮策、麾左右、左右失色、無能應命者、家光怒勵聲曰、群臣不能濟、吾當親濟、徑驅而前、內膳及秋元但馬等、扣馬而諫、家光不聽、諫諍移晷、忽見上游突有一騎、白衣而黑馬、揚策亂流、出沒于激浪駭波間、家光凝矚、顧左右曰、黑馬而亂流者爲誰、語未訖、又有一騎、青衣而白馬、與前騎聲相應、後先而進、家光

嗟賞、急使候騎問其姓名、反命曰、白衣而黑馬者、阿部忠秋也、青衣而白馬者、不知其何人也、初忠秋扈從在衆中、欲先衆濟、令人召彈右、托以後事、以示必死、彈右奮曰、主公而死、臣不可以後也、二人遂約俱死、其青衣而白馬者、則彈右衛門也、既而二人驅馬上前岸、家光命船將向井將監小濱民部、發輕軻救之、且令壯士呼曰、毋復濟、毋復濟、搖扇止之、岸遠而聲不達、忠秋以謂此促再濟也、按轡而立、馬亦振鬣長鳴、彈右謂忠秋曰、主公出萬死獲一生、馬病人疲、今而再濟、安得不溺死乎、雖然幸而運命未艾、以得再濟、亦足以垂聲名於竹帛也、佐佐木梶原何足道乎、忠秋欣然曰、吾意也、乃聯馬首復濟焉、家光据胡床、遙望之、令曰、毋令二人餒江魚、更放輕軻援之、二人不顧而亂、終得無恙、家光令侍臣急召忠秋、忠秋謂彈右曰、久被譴怒、而今復如此、其賜死也必矣、汝其速還家、經紀後事、勿令家增罪戾、彈右攬淚而訣、忠秋出謁家光、家光喜色溢面、麾而前之曰、今日之事、可謂絕類離群矣、乃示左

拳謂之曰、吾今以此祿汝、忠秋拜謝而退、意謂夫一拳則五指也、非五百石則五千石也、乃扈於輿而行、行未七八町、家光從輿中呼曰、忠秋汝今日之事、可謂國士無雙、吾今賞汝以五萬石、忠秋驚喜、喜極而泣、此日家光還城、乃召諸老臣、語以忠秋偉舉、遂賜鹽田五萬石、群臣同聲、賀獲名臣、家光猶有愧色曰、吾以六十餘國之守護、厯得一忠秋、忠秋以一邑主、乃有忠臣若彈右者、其平素養士之厚可知也、即日舉忠秋、班侍臣之上、後累遷爲老中、封武之忍城、世食十萬石、三溪氏曰、戰爭之世、與治平之時、其立功策勳、自有難易輕重之不同、何則、戰爭之世、英雄競起、才堪弓馬之任者、擊搏進取、逞其所爲、赤手而蠶食數郡者有焉、仗一劍而併吞大國者有焉、偃武以還、君臣上下分定、王公將相自有種、以世其祿爵、故雖有材武絕倫、併吞敵國之力、而士之子則士、而農之子則農、亦不奈之何也、阿部忠秋以一士人之身、當國家無事之時、試其伎倆於不測之急流、不時出身、遂獲封侯、豈

得不謂曠世之遇哉、雖然暴馮無悔者、聖者所不與、後之君臣、無猷公之略、而徒追其跡、無忠秋之勇、而學其所爲、吾恐有馮婦攘臂之誅、

觀梯技記

菊池三溪

東京之地、萬國輻輳、人烟稠密、雞鳴狗吠之聲、與酒鋪肉肆劇場妓院割烹薪炭之氣、薰染浸淫、鬱奮弗伸、夫人烟稠密、慎火或疎、至令祝融氏、往往跋扈、不可制禦焉、此官所以有防火團之設也、防火之丁、分爲六團、每團有使令官、有團長、有小頭、一團壯丁、多者百餘人、少亦不下七八十人、有標旗、以一其耳目、有警鐘、以報其失火、有引水奴、以便其注射、其他爲竹梯、爲鐵叉、爲鐵鉤、爲止火牌、防火之具、莫不畢具矣、每歲以一月第四日、官大閱防火丁于調武場、著爲恒例焉、名曰初出、警視總官某氏及各局官屬、皆玄帽儀服而莅焉、東方已白、旭日始旦、警鐘三擊、鏗以立號、每區鳴鐘、連擊應之、壯丁均服結束而發、咸會于調

武場、場高、埭平坦、廣袤可十町、使令官騎而導之、揭章旗者、荷梯者、捧標旗者、運鐵叉者、肩鐵鉤者、整整之伍、堂堂之隊、輪次轉旋、首尾回顧、宛然作常蛇勢、回畢而隊合、每團壯丁、捧竹梯、樹場中央、聚鉤約之、梯固不動、忽而有一丁、突起攀梯而上、趨捷如猿、攀至第一級、放開雙手、托左脚、展右脚、以爲遠望火之狀、稍下一級、橫展兩脚、爲懸旌游旗之狀者、曰吹流、其張開四支、爲筆法怒張勢者、曰大文字、其至梯角、巖然最高處、身俯而脚張、兩手动搖、爲游龜狀者、曰龜兒、其兩脚聳立、首足倒置、岌峩爲魚尾狀者、曰魚虎、乍而倒懸、乍而側立、上下易地、冠履異位、順逆向背、姿態橫生、莫施不可、最後布帕束額、足屨接於梯者、寸許、翻身下垂、如山猿緣木、俯捉水中月、裊裊慾墜、布帕脫頭、掀舞駕風而下、身猶懸在梯第一級、觀者寒心、兩手握汗、戰戰乎有臨淵之思、旣而礮響一轟、報午牌、每團收手相慶、而場解、嗚呼、橫目而豎鼻、圓顛而方趾者、均是人焉耳、然而踏險如夷、暇而能整、綽有餘裕者、足有機關而

然邪、手有膠漆而然邪、抑有奇幻靈怪之術而然邪、曰非然也、蓋習慣練熟、能致其然爾、苟習慣練熟、能極其奧妙、昌黎所謂使機應於心、不挫於氣、則神完而守固者、非邪、凡百工藝、莫不皆然、何獨怪於一防火丁演梯技乎哉、時明治十五年壬午一月初四日、公退泮筆、識于東京神田區淡路街小寓、

彌陀窟記

菊池三溪

伊豆之爲國、與駿相二州相唇齒、橫截南海、凡十五里、其下田港與志州鳥羽港、相距七十五里、波濤險惡、號稱海內無比、所謂遠州洋是也、下田之西、曰石浦、怪巖峻削、突怒偃蹇、呀然爲洞窟、若長鯨巨鱗、張口欲吞人者、曰彌陀窟、窟口極險、舟人苦其潮滿難輒入、每候潮退、乃入焉、時方十一月某日、風光晴美、海水如砥、同遊者八人、午前駕小舟而發、行半里許、初抵彌陀窟、舟人轉船、艫逆入於窟中、以便其回棹、進

六七間，天光透徹尙明矣，折而右十餘步，四顧黢黑，不辨東西，以其窟口狹隘，前接大洋，洪濤瀆薄，與怪巖絕壁，相激觸，澎湃鞞鞞，潮沫亂飛，如飛花舞雪，紛紛撲人，衣袂悉沾，尙進百餘步，巖角犬牙，怒濤激之，小舟掀舞，與波上下，舟中駭愕，莫不失色，忽然暗中有影，光怪閃爍，倒射人面，波濤奔匯，激碎於巖根者，一時變爲黃金色，客皆絕叫，驚其靈異，聲未止，復變而爲暗黑矣，須臾光彩四照，又復如初，人人凝睛，仰而瞻之，前面絕壁，現三尊彌陀佛，身長二尺餘，毫光射人，不可逼視，同行者齊唱竺語，膜拜合掌之不暇也，旣而以其奇幻靈怪，不可久駐也，急回棹出窟中，則日尙停午矣，乃與同行者，代語其靈異之狀，其所見佛體修短不同，或曰四五尺，或曰二三尺，或曰眩轉其光耀，不迨熟視其全體云，蓋佛身隱顯，不可熟視者，則由洪濤進退致其然，是以每歲三月上巳節後，潮落崖高，常見妙相赫赫然，土人或弃舟攀絕壁，摸索其形狀，終不獲其蹤跡，下而少遠，則光耀爛然，復如其初，嘗聞距今五六十

年前，漁人一日索鯪魚，入此窟中，以其人跡未曾到，隨索隨獲，不覺其深邃，初見此靈異矣，此地往時氣習頑鈍，爲難治，從有斯靈異，以還，始知神佛可敬信，宿習一洗，竟爲醇樸之風。

觀不知火記

菊池三溪

昔者稱二肥，謂之前火後火之國，後世忌火，改以肥字，宜矣，其火之變幻起滅，不易測知也，火以每歲七月三十日現焉，遠近蟻集喧傳，以爲奇觀矣，南溪子西游，欲觀其所謂不知火者，以七月中旬，發崎嶼，途登雲仙嶽，將航赴于島原，詢邑人曰：觀火孰地最奇？曰：宇土八代，凡沿海一帶地方，無適不奇，而其最壯觀者，獨在天草島，乃拏船而渡焉，此日天氣開霽，海面如席，其背面依依，若送其行者，則雲仙嶽也，其東南黛色遠近，若迓其船者，則爲天草島，船進島移，一瞬數里，蚤已抵天草，乃轉棹入浦，激灣曲之間，山水清淑，眺矚絕佳，白沙翠竹，與漁家蟹戶相

連綴頗有平遠山水畫致，凝眸久之，回棹抵惣象，乃倩導者登高埠，埠高七八町，地勢埭壇，前接于大洋，俯而眺之，則宇土熊本八代諸邑，皆攢簇其脚下，其東南則天水一碧，不見其際涯，島嶼無數，點綴其間，曰鼠島，曰大島，曰某，曰某，不遑悉舉也。旣而日落烟合，四顧曠黑，不辨人影，四方來觀火者，蜂屯蟻集，爭點松明，歌舞吹彈，不問交之生熟，而獻酬交錯，荒陬之地，變爲鬧熱世界，今歲秋暑，比例最劇，此夜沿海地方，天霽氣爽，風露淒涼，頓忘炎威可畏也。夜半海面茫茫，絕不覩一火影，故初來觀者，或疑以爲虛妄矣。少焉洋心有物，閃爍離波，熟視之，則火光也。忽然一火分爲兩火，兩火分爲三四點，先後現出，連互於數里外，明而欲燃者，幽而欲滅者，高者如翔，低者如走，或雙或隻，或合或離，旁午來往，不可方物，喻諸祇園祭會，萬燈映射，燦然照波，終夜煌煌，不啻白日，大抵觀火，其地形高，則觀亦隨奇矣。土人號曰龍神火，此夜嚴禁漁獵，止航海，往歲熊本藩士，泛舟赴火所，到則火已遠在數里外，至天

明，則火光星散，滅沒波上，遂不知其所在也。

浮島記

菊池三溪

謂之奇耶，謂之靈耶，謂之變幻詭譎無窮耶，造物者弄狡獪，固匪常理可測度也。而其最奇而尤不可測度者，羽之浮島則爲然也。島在出羽國山形山中焉，山曰大沼山，寺曰大行院，天武帝白鳳中，方士役小角所創，山下有池，亦曰大沼，以形似大字名焉。但以辟在於荒陬，人罕知之者矣。池中有六十六島，以象我邦六十六州，此島也。時而徘徊于水上，池上長松離立，一曰觀島松，往昔實方中將，踞於樹根，所眺矚云，一曰浪揚松，當時水神，感其知遇，激池水而濺之，故有此號焉。島常在岸下望之，則如洲渚，其最大者，曰奧州島，其餘各島，皆被以國號焉。其不少遷移者，獨蘆原島焉耳。京人塘雨，以與院主嘗有舊，一游此地，時方五月一日，逍遙于池上，波光澹灩，蘆葦叢生，山中氣候，比常稍晚，是以

紫藤花羊躑躅交發爛熳，宛然若都下三四月遙眺水面，惟見二小島終日觀眺，絕不覩其移轉，日既下春山氣冷峭，不可久止，乃促歸，其夜與院主晤談，告以無他奇，院主猶請再游，不止，明日蚤興，裹糧再抵池上，憇松樹下，水面一碧，昨日雙島，今失其所在，少焉對岸洲渚，蠢蠢焉似少有動搖者，既而西岸忽現一島，東向而走，東岸又生一島，徐徐焉來，須臾大小島嶼接踵陸續，現出於四隅，不知其幾十數，暫止而讓路者，盤旋而相敬者，竝驅而齊馳者，拔群而挺進者，雙者隻者，合而離者，散而再聚者，姿態萬狀，不可方物也，大凡以常理測之，假令島嶼徘徊于水上，宜當一路後先相馳逐而進也，今觀其狀，如有物導之，往來下上者，心飛魂馳，目未暇應接，又現一大島，所謂奧州島也，島延袤二三丈，蒼松盤擎生其頂，紫藤花蔓蕤纒之，與棗棠躑躅相映帶，左右周旋，唯意所適，池水涵影，如濯一匹異錦，尤爲壯觀矣，觀眺久之，興趣未盡，割愛而還，還則院主欣迎，相偕悅得其奇觀矣，明日告別而去，途上會

江戶人賽湯岳而返，與之語及浮島之奇勝，客懇請鄉導不已，因再抵池上游目，昨日群島一掃無跡，屢見雙島在于中沚而不動耳，客亦悵然失望，不堪寶山空手之慨也。

與家溪琴報震災書

菊池三溪

辱知生純，倉皇走筆，呈家溪琴先輩足下，本月初二夜，都下震災，壓死者相枕籍，其慘刻猛烈，開府以還，所未曾有焉，爾後人心恟恟，終夜不交睫，上下皆席於地，露宿者三晝夜，定知先輩傳聞，以累高慮，故今縷述其所見者，如左，當夜子牌，暗雲四合，仰不見一星，四隣人定，弊家亦將就寢，忽然坤軸震蕩，如巨熾震地，如波濤撼屋，家人狼狽，不遑排戶而出走，屏倒燭滅，門墻戶樞，皆潰裂傾倒，唯聞柱之挫聲，梁之壓聲，瓦之潰聲，壁之崩聲，爆然砢然，僕亦幾爲其所壓，輾轉匍匐，纔以身免，全家相見，五色無主，未及接一語，四面火起，其東南炆勢，皇張，不

可撲滅者、爲和田倉、爲日比谷、爲露月街、爲京橋、其東北紅光焰燭焦天者、爲小川巷、爲下谷、爲今戶、爲北里、爲千住、一時出火者、三十餘處、火光騰上、終夜如白日、人畜壓死號哭悲鳴之聲、填咽道路、凡郭內侯伯藩邸宏壯偉麗驚人目者、一朝震倒、盡罹火災、老弱號呼、妻子離散、其幸而免命於東牆之下者、忽壓死于西壁之外、其避煙燭於南衛者、反爲北街火坑之鬼、其偶脫千百人中全生命者、亦焦頭爛手、體無完膚、一家十口保其全者、僅不過三數人也、明日傭丁奮鐵鉤、鑿出爛骸、焦死于灰燼中者、累累山積、是以棺槨不給、裹之藁席、車載搬運、斂葬其墟墓者、項背相望、此皆郭門以內所目擊、如其郭外、則屋比傾頽、絕不留片瓦、如城西四谷街、則平地拆裂、陷爲巨坑、玉川開水、壅涌道路、其城北則淺草大悲閣、東本願寺諸巨刹、堂塔樓閣悉頽圮、其他北里猿若之諸坊、富盛鬧熱之地、一炬掃蕩、悉爲烏有、惟見敗瓦斷礎堆積于焦土間焉耳、人世變換、桑滄不啻也、闔都人民死傷者、凡二十萬人、

而北里本所爲尤夥矣、震後屢與人語、毛骨森豎、未嘗不悲其慘楚之狀也、僕幸而免其虎口、明日存問遠近、故舊奔走于市街間、路上來往如織、輿病而赴於醫家者、裹創而呻噏于路旁者、荷死馬者、哭亡兒者、賀者、吾知其全家無恙、吊者、吾知其親姻死亡、糾紛絡繹、不可名狀也、或曰、火精一團、大如車輪、光怪閃爍、自西而東、未幾有此災、或曰、此夜初更、黑雲一道、蔽天而走、其疾如飛、蓋地氣所騰上云、震後日色慘澹、時霽時陰、三日通晝夜、其震者大小十四五次、四日亦不降七八次、日漸遠、震漸疎、猶震者終日二三次、今日午前少震、午後亦震一二次、至夜小雨、意者從是二氣相和、其偶震亦弗至前日之甚也、敝屋老幼無異、請放慮降念、聞南紀客歲、海嘯地震、先輩亦具更其事者、他日備地震、意當有奇策、願書其說被示、幸甚、乙卯十月十一日、純再拜、

麗奴戲馬歌

物茂卿

高句麗北與胡隣，產馬驍騰似其人。歲時國王修朝聘，迺貢良馬隨國臣。從行麗奴善戲馬，輕便閑習莫若者。西城門外楊子干，一時爭都傾朝野。知有法駕御樓視，樓上珠簾半捲起。天威不言秋嚴肅，千人萬人屏息埃。校尉直前麾白扇，電光一閃飛匹練。馬疑游龍人訝鳥，步驟馳驚極八變。邪看挺身立鞍頭，北風吹檣舟如箭。須臾翻轉脚朝天，譬諸蚩吻銜樓巔。坐臥亾論穩牀第，倒垂何敢擬渴猿。渴猿據樹樹不動，蓬萊纔動位神仙。看他馬飛人自若，笠上毵飄颺。颺然左右七步不容瞬，或跨雙龍類比肩。八變將畢天意怡，遙聞歡雷隱城雉。倏忽冲天人仙去，只見于頭鞍馬馳。衆人愕眙都罔措，神滅鬼沒那得知。有物翩然出馬腹，振衣還向御前趨。毘笠胡服熟視是，始悟枝盡有餘奇。贊歎聲不絕，賞賜應無貲。麗奴時鞠躬，再拜敬致辭。賤技何足言，文武兩無神。君不見箕子吾邦祖，來賓周室朝京師。兩驂兩服乘殷輅，和鸞鏘鏘有威儀。舞交衢，逐水曲。此枝何爲乎此時，又不見豐王十萬兵。叱咤風雷度

大瀛，二都浹旬拔，八道三月平。此技祇言奔無資，難與堂堂陣爭衡。皇和今值仁明君，百年昇平息戰氣。交隣柔遠賴有道，不厭航海梯山勤。遐方小人伴長官，聊以賤技娛玉顏。萊舞巴歛自古賞，魚龍曼衍至今觀。何妨千秋又萬歲，持此長奉君王歡。

小督詞

服元喬

漢宮明月爲誰悲，中夜君王有所思。帳外無人簾未下，金殿沈沈玉漏遲。忽向階前召當直，御史中丞臣中國。寵姬小督逃宮中，死生朝野無消息。如聞潛匿在西郊，密詔今霄行物色。垂淚慙慙授賜書，旤龍且給黃金勒。御前直赴長安西，深夜行行聽馬蹄。野草茫茫人寂寂，月下揚鞭且不迷。筆門圭竇多相似，何由妄意識幽棲。憶昔合歡宮裏宴，叨將吹笛充時選。一時合奏寵姬琴，名媛妙聲誰不辨。今夕姬人對月明，定知彈寄思宮情。西落東村秋一色，唯聞唧唧艸蟲鳴。最後髣髴龜山下，

初疑風韻入松聲、徘徊稍覺變商調、送得長風怨且清、按徵復揚還幼
妙、貫歷中操次茅生、已辨當年織手絃、分明一曲想夫憐、昭君遠嫁楚
妃歎、孤鶴漫漫翼隔天、認得柴門叩戶扃、戶扃未啓琴聲停、良久侍兒
開半面、推前排戶立閑庭、傳詔天書使御史、且報宮中合奏事、自君不
見九重愁、宸襟憂鬱寢宮裡、願得親自承君言、歸朝取信奏天子、主人
奉此心竊泣、謝使先贈錦袴褶、疎簾風淺深閉難、月露熒熒近欲濕、素
書細寫久遲疑、徐起隔簾前致詞、妾身謬受君恩重、欲陳嘯歎雙淚垂、
葛藟從來依庇陰、私侍深宮人不知、姬姜滿殿憐憔悴、萱蒯盈筐恥麻
絲、太液泛舟觀月夜、上林陪輩賞花時、誰料疾風吹且暴、草微力弱畏
先掃、浮雲鬱鬱雷殷殷、白日天恩終不報、螻蟻那惜此身亡、恐將妾故
累君王、自棄唯甘妾薄命、零落草茅長潛藏、爲我還聞聖天子、千秋萬
歲愛朝陽、車馬迎來勿復問、明朝且作北山霜、

祇王詞

南宮岳

相國榮華驅一世、承恩嘗開八條第、第中桃李競春妍、東風一片報新
霽、錦幌瑣圍朝陽中、玉殿珠樓晚照際、朝陽晚照好景多、專權意氣誰
爭勢、勢家況誇外戚名、在廷公卿皆子弟、俄聞朝議從遷都、初見驕奢
廢時帝、春光蕩蕩花開時、樓上歌笑日遲遲、二月三月縱宴樂、朝野爭
傳歌舞詞、舞妓由來多佳麗、京洛各自鬪蛾眉、中有名倡稱祇王、一時
妖冶避靚粧、此日奉恩召入殿、盛宴夙夜侍君傍、疎容嬌態媚非一、芳
年歌舞誰得當、從是千金每賞賜、始見門戶生輝光、流蘇帳暖春霄短
翡翠簾深秋夜長、春花秋月三鑽燧、鳳枕鸞衾樂未央、有人自稱名阿
佛、婉意柔情號尤物、都下貴人爭相邀、夜夜張燈曲如沸、今代歌舞第
一名、但恨學舞負平生、奉伎今日到公邸、願歌一曲奏新聲、美酒筵開
堂上宴、通名門下不相迎、公謂祇王嘗在側、爭使他妓賜聽、遷延無爲

出驅車、風露晝濕斷腸花、祇王輒語能解說、令人再引平相家、細腰纖手嬌無力、紅羅紫裳步且斜、乃命新曲試一奏、曲中唱起松鶴壽、初聽咽如松下泉、再如嬌鶯囀春晝、三轉四轉響遏雲、一進一卻翻似走、疑見秦樓吹簫侶、還怪巫山作雲女、相君恍惚一何愚、愛憎所變在須臾、目挑魂飛茫如夢、言期心契共歡娛、阿佛俯首不敢進、含羞更爲謝恩殊、自道君有祇王在、何事令妾代彼姝、相君於是中腸熱、擬逐祇王絕私媿、不料君情易傾注、但是恩波俄頃竭、何如昨夜結綢繆、今朝忽到情緣絕、徘徊金屋不得還、題壁空留野草篇、阿母悲堂阿妹泣、一身憔悴恨綿綿、縱有使者更來問、何意君前再踟躕、相家宴興又何美、彫盤玉盃附酣醉、風花烟柳伴寂寥、嬌鳥細雨愁易寄、頻召祇王欲消閑、愁中那堪促車至、自解使命辨無由、起收淚痕着香膩、華堂歌吹乘春風、徐步含情金翡翠、瑤盃象筋玳瑁筵、金疊翠囊互相媚、入筵爲歌西方聖、偏寓深恨悲同性、滿坐聞者皆斷腸、炫轉鈿華獨如病、終令人世且

難憑、但有覺道良堪仍、從此俱避榮與貴、遂棄金鈿挑佛燈、洛外寒峩弗爲宇、自幸香花供寢興、寢興梵榻發清機、長參般若練衲衣、松風溪月空索寞、半夜何人叩紫扉、一聲應去扉半開、只見阿佛披剃來、來說當時秋草句、舊人新人同一哀、何謂富貴繁華事、爭似相與奉淨理、妾身亦已借勝因、請舍一身託生死、昔日乘鸞鏡中人、今逐鹿群成野豕、心性正是斷五慾、共於人間無所屬、君不見無限春風江水湄、去年白艸今年綠、

金華山歌

平 五 中

東海東流環扶桑、扶桑盡處大海傍、金華千仞空兀出、昏曉忽剖日月光、洪濤天裂海若匿、夜半負山舟復藏、烟雲綺錯繞其中、中有縹緲仙子叢、上帝別殿立聖宅、天門直開紫微宮、紫芝蘭、紛翳鬱、珠樹珊瑚一玲瓏、秦室皇帝神忽蜚、徐福浮海道已窮、松桂闐寂無足音、白雲明

月人未通、天平年中郡國使、山海道開舟車至、採山鑄金如拾芥、土人馳傳獻天子、天子改元答祥瑞、侍臣獻歌頌聲起、爾後一千五百年、來遊幾人此登仙、東奧平生生其麓、是非窮達總茫然、中間宦遊京洛間、恍惚如醉落塵寰、金華山、金華山、老矣平生有何顏、

明光浦秋月歌

祇園南海

明月何月不三五、天時何歲秋不中、唯此良宵清影多、今年幸又無颶風、煙消雲盡江天晚、斜陽西沒金霞紅、凜然明境髮可鑿、露濯桂香沁蟾宮、此時良約不愆期、此夕良會四美同、地上何處無好山、天下何處無好水、不如江南山水美、山秀水明綵雲裏、琴浦洲前白練開、玉津宮外金波起、雙雙宿鷺依苔磯、行行新雁落蘭汀、城中何人不上樓、城外何人不登舟、不知誰家能望月、不知何人能解遊、賦成空想西園蓋、繁絃急管徒嘲啁、豈如交場入如玉、倚欄水閣看白鷗、半夜長風天上來、

吟鬢颯颯不可留、月華高昇金剛峯、直命蘭橈放中流、興逐星槎凌霄漢、身生羽翼度瀛洲、浩歌酣飲出塵埃、岸上人言季郭儔、酒杯向天仰大笑、明月落杯河影浮、使君特贈紫錦鱗、兼之玉醪紅新菊、高僧亦頌香積厨、石花雲芽秋蕊柔、佳期如此人不醉、嫦娥笑人空白頭、不惜十千盡復賒、爲君掃盡萬古愁、君不見治承丞相氣如虎、遷都自謂開天府、南渡衣冠鄉夢冷、棹月淡島及明浦、借問人與月孰有無、唯聽蘆荻風今古、人生歡樂奈老何、悵望斜月沈江波、嗟我安得虹蜺長萬丈、躡作天梯挽回玉轡於金樞之阿、

紫藤行

江邨綬

紫藤花發鳴川隈、絲絲綴珠拂粧臺、原斯引蔓託松柏、何謂零落委莓苔、洛陽女兒鬱金香、長袖善舞在教坊、娥眉蟬鬢芙蓉面、艷歌一曲斷人腸、春風淡蕩日將斜、第四橋邊簇錦霞、演劇場散鼓聲斷、大道青樓

鬪繁華、樓上誰家遊冶兒、意氣風流不自持、迎歡先意開宴席、魚鼈膾
鯉酒如脂、滿坐粉黛總堪憐、中有藤江艷且娟、牛王廟前傍花立、仙渡
街上伴月旋、蘭膏桂燭紫烟生、掌上玉卮待君傾、丹梯靜移金蓮步、錦
字巧通芍藥情、鴛鴦胡蝶長相逐、羅帷繡衾不獨病、只謂歡娛朝又暮、
何知庭樹紅變綠、東流之水西沒月、忍教秋霜侵鬢髮、簪頭金華不改
光、鏡裡玉顏暗銷歇、鶯鶯燕燕春事闌、章臺楊柳日凋殘、餘韻尙想徐
娘老、更將影戲佐客歡、技勝公孫舞劍器、奇正百出各有致、漢宮休焚
返魂香、千態唯隨燭影至、可惜妙技堪驚人、猶自衰年誤其身、人生及
時宜自愛、荏苒莫失要路津、吾亦妙年稱才子、彩筆翩翩照青春、無端
蹉跎纏吏職、案牘如邱老風塵、方今白髮觀此技、撫事感物淚沾巾、

落花篇

釋顯常

洛陽三月花如霞、城上東風吹花斜、斯須吹散千萬點、何處春風不落

花、春烟靉靄遠城闌、花氣籠烟撲行人、伏水桃葩連十里、嵐山櫻樹媚
三春、洛城無限看花客、看花不幾花還落、片片墜紅委綺筵、紛紛飛白
入珠箔、珠箔綺筵宴未終、墜紅飛白春已空、遊客對此長嘆息、躊躇落
日恨東風、東風昨日能開花、今日東風復落花、三春行樂終何事、空令
逝水送年華、逝水悠悠去不留、兩岸花飛隨水流、可憐羈旅扁舟子、臨
水看花不勝愁、去歲他鄉見花披、今日故國想花衰、却開明鏡窺顏色、
何似去歲看花時、年年花落花復開、年年人老人不回、不恨紅花風外
落、可悲白髮鏡中催、河陽縣裏人何處、立都觀中事還非、獨有岩中宴
坐者、落花寂寂滿禪衣、

嵐山行

釋六如

大堰之水天上來、白虹貫山一道開、快斧無痕鑿青壁、八折九迴怒喧
飈、靈龜峰前岸勢闢、至此安流平如席、瑩然玻璃不可唾、泓鱗細石手

欲披半川涵影是嵐山、仙娃照鏡沐綠鬟、二月三月花萬樹、雲耶霞耶
錦爛爛、都人士女紛分隊、蘭橈裙幄互嚮背、詞客箋箋綴瓊瑤、公子張
筵展玳瑁、十分烟水九分人、人人各自勾當春、淺暖午烘曾點衣、微雨
暮墊郭泰巾、有時山風滾花去、顛狂點衣或樽俎、盤渦勢逼作旋螺、萬
片相窘舞曲渚、少年見此叫廻舟、洗觥更釀不記籌、三級岩下一條玉、
解渴直欲吸長流、日落法輪踈鐘動、殷殷過橋渡彩螭、酒亭上燈未收
帘、金波射壁月、瞳朧駿馬垂鞭步遲遲、歌吹遊擔爭路歸、流鶯舌倦花
亦睡、空留寒烟鎖翠微、明日人非今日客、寬政春似文永昔、想昔上皇
栽花初、一樣春光年五百、直置山水妙堪誇、賞心不惟爲韻華、華頂仁
和豈不好、竟是尋常戶庭花、我幸夙種看花福、天把堰水折美祿、烏藤
葫蘆散神仙、安得好事入畫幅、

芳野歌

菅茶山

童時已聞芳野勝、老來始看芳野花、山腹山背花爲膚、就裡何處最花
多、夾路森列卅里雪、千樹鬱生一團霞、此山有花來幾時、長使窮谷擅
韶華、士女屈指計花候、遊賞不辭道路賒、二月三月好風日、颺徑日作
絲竹譁、余自尋芳去較遲、猶見香霞迸澗沓、遊人未散花方謝、花謝人
散春如何、春花不改閱人世、人世代謝情可嗟、憶昔南渡稱偏安、御床
寂寞寄崑巒、九世復讎眞英武、驕盈無如守成難、濫賞祗致憤怨積、營
宮誰問財力殫、前門拒虎後門狼、爾來纔除又高歡、再見熒惑入南斗、
笠水北流長淼漫、泉鳩巫蠱事已去、況乃忠良頻催殘、獨有元老源准
后、正統撐得半壁天、當初舊物新入手、駕御群雄豈無權、顧望難掩田
李罪、寵異翻辱渾馬班、豕牙不豬縱反噬、猶幸閱牆徒經年、昔人看花
何情態、今人看花且盤桓、歡者不知憂者心、清時誰問亂時艱、余今對
花獨懷古、夕陽又下花林端、迭嗣盟寒仍兵革、南人枉唱烏頭白、

下筑後河

賴山陽

文政之元十一月、吾下筑水做舟筏、水流如箭萬雷吼、過之使人豎毛髮、居民何記正平際、行客長思己亥歲、當時國賊擅鴟張、七道望風助豺狼、勤王諸將前後沒、西陲僅存臣武光、遺詔哀痛猶存耳、擁護龍種同生死、大舉來犯彼何人、誓剪滅之報天子、河亂軍聲代銜枚、刀戟相摩八千師、馬傷胃破氣益奮、斬敵取胃奪馬騎、被箭如蝟目皆裂、六萬賊軍終挫折、歸來河水笑洗刀、血迸奔湍噴紅雪、四世全節誰儔侶、九國逡巡征西府、棣萼未肯向北風、殉國劍傳自乃父、嘗卻明使壯本朝、豈與恭獻同日語、丈夫要貴知順逆、少貳大友何狗鼠、河流滔滔去不還、遙望肥嶺嚮南雲、千載姦黨骨亦朽、獨有苦節傳芳芬、聊弔鬼雄歌長句、猶覺河聲激餘怒、

鎮西八郎歌

賴山陽

兩日爭天天無光、吾射一日墮扶桑、誰掣吾肘不得發、黑風壓城劍折鏃、堂堂源家第八郎、射可凌羿猿臂長、桀狗吠堯豈得已、猶勝伯也學豺狼、琉球彈丸不足當、吾大羽箭聊且弋、取救死亡蠻酋納女留將種、罷熊入夢啼嗶嗶、膂力類父好身手、誅賊有國真天王、賴生南遊薩山陽、偶與蠻客同夜航、爲語太廟祀始祖、春諦秋嘗簇冠裳、憶公一官唾不顧、絕海雲浪自龍驤、縱使公助乃姪起、何異十郎自郎當、雞口牛後公所擇、一鏞破得南天荒、卻有姪孫開封疆、隔海魯衛竝永昌、一宗慶澤何洋溢、非緣源泉分天潢、唯恨封冊由殊俗、使公有知瞋眼張、作歌屬客客已睡、女牛低地海茫茫、

古劍篇

仁科白谷

鳴川之水何湯湯，川源杳自鐵山陽。鐵精梁水鼉鼉黑，鐵氣衝天萬丈長。維昔縣守提雄劍，沒淵斬虬紅濤揚。爾來一千二百歲，虬骨化石氣蒼蒼。此劍此日落誰手，海南壯士鐵爲腸。我來一笑開匣看，滿坐只驚畫生霜。一片冰心千古冷，西夷北狄走而僵。陰風怒號玄武逃，愁雲慘澹魑魅藏。氣凜凜兮無聲悲，影蕭蕭兮有誰相。鳴川之水黑且溢，鐵水磨出百鍊剛。君不見日東天子護社稷，三尺吹毛臨四域。曾令猿王拔朝鮮，明帝爲之顏無色。又不見源之八郎鎮九州，靈劍不血王琉球。嗚乎精鐵我邦寶，鳴川之水流又流。

梓弓行

野呂松廬

梓弓翩兮張而不弛，舞勺之童氣衝天。翠鬢夜迎芳野水，芳水南去無還期。滿山殘櫻風吹藥，行宮荒涼誰宿衛。鞍馬無暇肉生髀，猾賊漁魚設網羅。偷折芳野宮裡花，花未摧，玉無瑕。美人還闕宸怒洩，天子自媒

賜翠娥，其美如花非我美。悲歌叙懷鐵可磨，特遵父訓報邦讐。此軀之死矢靡他，君累二世，臣亦二世。神州漸沒虎狼叢，四海茫昧何日又瞻陰雲霽。公私之仇，滔天之勢，版圖日蹙，事不可濟。不如一戰決雌雄，斷然宜與仇同斃。陛前拜龍顏，永訣君臣契。陵上訴丹衷，叩鐔辭先帝。鏃尖鏤骨三十有一字，只看鐵袖濺流涕。於戲悲哉梓弓一發逝不回，忠魂飛繞南山隈。可憐千劍北流水，至今奮激響喧豨。南木祠下當時路，猶向芳野送餘哀。

壇浦

廣瀨淡窓

渺渺連天周洋水，俄然約束向此裏。長山豐山對岸出，其間不合一綫耳。險厄從來數用師，源平故事世尤知。當時青史記載備，土人猶復誇口碑。書生爭裁懷古詞，屋上架屋貽世嗤。滄溟何啻銀河水，也不爲人洗惡詩。我來彷徨日之夕，清波澹然凝一碧。側耳不聞鬼哭悲，唯聞沙

禽鳴磔磔，顧我桑蓬志未適，安能一作觀光客，京華浪速在何邊，目斷遙空數帆白。

壇浦行

廣瀨旭莊

君不見諸盛賣國兼賣身，遺墳累累立海濱，擁君弄權愚人骨，不生蕙蘭生棘榛，至今冷雨盲風夜，波間幾處泣妃嬪，老禿狼啖而虎視，豪才雄略無與比，天風吹折庭闈松，一家棟梁先朽矣，不供流人血鬪髓，吾豈肯享兒曹祀，平氏之鬼不餒而，違吾遺言不肖子，不肖子乃螟蛉蟲，氣象不與兄弟同，萬里頭顱人不送，吾戴吾頭獻於東，面縛七匝仇人墓，死有何顏見乃翁，寒潮渺渺兼葭短，海門日落愁烟滿，人間俯仰成盛衰，源興平蹴變寒暖，善戰徒稱源九郎，秋風傷心衣川館。

吉備公墓下作

廣瀨旭莊

生播聲名到赤縣，死留邱墓在黃備，朝廷夢寐忽求賢，中古天爲生國瑞，雖有斯遇無斯才，雖有斯才無斯智，遇與才智一身兼，在古人中亦一二，少年遠爲留學生，該覃衆藝研典記，齋歸弓箭禮樂書，學成珍於所齋器，幾人能爲國家光，前後豈無遺唐使，創議耕戰策治安，此是賈誼董生志，諫臣一朝爲叛臣，謾指名公爲佞媚，滿朝卿相如發蒙，獨有長儒堪妬忌，公爲立祠薦蒸嘗，魂若有知應悔愧，晉陽之甲以叛書，此是劉隗力協地，東宮學士即帝師，天寵優渥飽賞賜，揮鞭立成治王城，儒生自能堪將帥，莫怪嘉猷不多傳，知是諫書焚皆棄，使人羨望使人欽，此是疏廣桓榮義，兇豎怙恩動于戈，誰不相視心肝墜，公獨指麾不失宜，擒鑿逆黨殄族類，策無遺算真大功，八陣九地元神異，小子旣誅何速哉，此是敬暉彥範事，女主當朝垂袞衣，廢黜嗣皇還容易，賢臣放逐倖臣多，又見懷義威烟熾，一片忠愛不忘君，非苟嗜祿兼貪利，自甘名污道乃亨，此是婁公狄公位，孤墳屹立官道傍，土花苔暈侵碑誌，寧

無蘭蕙吐芳芬，肯有狐狸託精崇。英靈宵渺覩無由，長雲綿霽雨四至，雲歸雨盡暮岑青，一痕鶴影點空翠，千秋公案如何定，青史褒貶多倒置，公豈張禹孔光流，長江一曲未爲累，畢竟休嗤塚中人，枯骨猶能致清議，微公當日訓典墳，今日誰弄此文字。

船上山

廣瀨旭莊

北溟一夜起潛龍，風雲際會船上峯，磨亭居士好事者，相導探討當年蹤，逢阪南去是曠野，行半日程山下，細路百盤蒼葛中，秋陽烘背炎似夏，稍近翠微樹森森，密葉如縫嵐氣陰，頃刻之間侯已變，餘濕透帽寒難禁，古木橫仆前路斷，虬幹朽腐老苔滿，猶有異香掩再生，腔抽幽菌大于傘，返顧後人入別溪，捕獲蝮蛇挂杖黍，柳州赦蛇汝知否，呵禁放去微溜西，絕頂昔有蕭寺六，今也唯一祠屋，簾簷已殘神鹵僵，棟梁漸撓禽糞，欲問往事闕無人，杉子墜地午風肅，出祠東行地微平，南

折百步惴然驚，脚下斗落已無地，惟何晴天吼電聲，顧望祠南樹盡處，絕壁千丈如削成，飛流直自其巔墜，雲崩花散雪色清，側有一瀑高相若，避入樹間不復爭，雌雄元是化工意，長短何煩觀者評，降山復過大野裡，彌望廣衍平如砥，唯道前途太安夷，何圖中有北流水，兩崖忽下千步強，仰看平野如山峙，已涉前崖復回頭，野合溪失如其始，每二三里有一流，又涉又降疲極矣，過水八九猶未終，日沒時傳川牀里，一星松火現溪涯，倚樹避石茅茨斜，翁嫗圍爐眉如雪，捧出墨瀋卽是茶，每歲積雪高于屋，送了三春始出家，彼何人也武陵洞，一生不知有京華，又越羊腸至山頂，此時月亮夜色靜，隔溪他山見行人，後先參差並頂領，我止亦止行亦行，始悟彼人是我影，滿山無復樹木長，月照茅花白茫茫，一陣寒飈吹又歇，月輪久與花低昂，投宿僧房夢始覺，群動全息神清逸，何處杳然聞管笙，母乃神仙奏天樂，天明盥漱謁神祠，祠後高峰何厓巖，太白去天三百里，若比斯峯如孩兒，天台四萬八千丈，若比

斯峯似蟲蟻，休詫青蓮天姥作，莫唱韓愈南山詩，巉崑鍊色抽碧落，日華倒射紫葳蕤，氤氳霏靄無定色，一片顛氣如遊絲，古來登者皆不返，爲仙爲鬼未可知，石梁霞標空可望，天梯雲綫無所維，其麓溪水向西注，松溪一踐有石路，高崑對聳數百尋，崑罅簇垂幾老樹，黃葉紅葉聳層層，影映水面錦雲布，一轉孔道東北邇，地勢一步卑一步，下瞰碧海如弓彎，隔海數點雲州山，風死天暖如春暮，萬帆去來杳靄間，路左磔棘紛無數，或寢或起或奔怒，硜硜磊磊石當途，終日踏石不踏土，咩咩一鳴日將沈，道遠鞋破奈我苦，揭衣東涉名和川，村舍方颺炊烟夕，舍前更橫一條水，舍後又繞數畝田，蕎麥花白麥苗綠，脩篠叢葦匝四邊，此是伯州故宅趾，春花秋葉五百年，數丈豐碑最負戴，一間茅屋祭祀虔，祠南隴頭禿樹立，下有五層小古塔，莓苔厚封文字泯，歸鴉啞啞樹上集，戰場返送先軫元，或傳幽宮此間納，北去半里有平墟，甘薯葉枯露青蔬，卽是當日焚倉處，至今焦粒出犁鋤，往欲探之已昏黑，百搜千

索無所得，古人粒粒辛苦言，疑爲我徒預推測，悵然東去路不分，友皆相失呼不聞，屢陷深泥攀石角，又踐荆棘觸新墳，終出官道憩農舍，後者來會笑又罵，始得燈火意氣伸，比返逢阪已乙夜，洗足拈筆一何忙，火急作記迨未忘，山陰地僻遊者少，世人未識好風光，我詩欲導後來客，莫咎冗長過周詳。

松島詩

大槻盤溪

烟波三萬六千頃，羅列二百九十崑，天造地設神異境，巨靈何年費鑿鑿，夜月往往聞天樂，彷彿雲中奏英威，我放輕舟向其際，一葦駕風去飄飄，沂洄過盡千家浦，十里水程帶潮鹹，籬島以外漸空濶，海燕群飛語泥喃，忽有島嶼來奔會，紛如萬馬脫轡銜，船頭相迎船尾送，看他姿態盡神剗，怒者金剛笑者佛，天女凌波曳藍衫，鶴張翼分龜晒背，躍春蛙而走秋鼃，烏帽傾兮黃冠側，鎧乎鍔乎太森嚴，無樹不松皆蟠屈，長

叢舍風翠纖摻，一鳥獨見猗猗綠，幾叢脩竹寒烟緘，右盼左顧不遑記，驚聞鐘聲出瑞巖，渚官屹然占勝概，樓船有時翻風繆，捨舟更攀富春嶺，空翠濕衣入檜杉，喜見雛僧來導我，輕趨走儉捷於獬，雲際乍見大仰寺，天門咫尺劔可械，上界自有高僧住，烟霞供養任老饒，爲是蒙密遮遠目，高樹之巔一掃芟，豁然縱眸俯溟渤，天風吹髮髮彭彭，萬點青螺聚一矚，高峰當面簇群巒，白波浩蕩魚龍躍，葉大漁艇散千帆，白沙橫截十餘里，遙見蜚丁拾海蜃，連山斷處金華出，倚天峭壁青巉巖，俯仰之間白日盡，萬象藏形忽黯黯，須臾大月劈波浪，一團明境開寶函，我願立碑最高頂，來擬磨崖大字嵌，題曰寰內無雙勝，天下公言誰能儂，漫把天橋嚴島比，直將特筆雪冤讒，仙真窟宅何足說，大東百神所臨監，區區瀛洲蓬萊島，唯算水俗與山凡。

明智左馬介騎渡湖圖

菊池三溪

莫道良禽不擇木，桀狗吠堯豈我獨，莫道勳功屬馮河，倉皇無暇救敗，屺湖邊追騎如風雨，鐵鞭驅馬湖心渡，碧蹄蹴破紫瀾開，騰沫亂飛大於鷺，甲背高穿錦戰袍，水墨蛟龍吹黑霧，夕陽逗在唐崎松，回望矢橋天欲暮，嶽色湖光遠蒼茫，三井鐘聲遞烟樹，還知馮夷憐良騏，水路易於踐山路，人善御馬馬助人，人馬出沒半身露，一躍上陸馬騰驤，振鬣長鳴交友顧，嗟呼逆徒中猶有若人，豺狼窟裏現麒麟，犁牛之子駢而角，山川不棄況鬼神，君不見他年石郎謀反日，一畫眉當萬銃列，鎮留貞操磨不磷，腥髓噴赤冰肌裂。

國府臺覽古

菊池三溪

絕壁聳空蒼翠稠，下瞰坂東第二流，城壘已化香火域，折戟沈沙幾百秋，孤墓苔深誰復掃，耒地往往出鬪髑，老僧謾說永祿事，英雄興廢使人愁，想見萬蹄蹴波波噴雪，九世金湯一舉滅，安知猥屠犬豚，顛仆

爭踐覆車轍，吾來弔古江之涯。江霧蒼茫落日斜，無復鸛鶴來濟水，小禽掠過荻蘆花。

魚虎行

菊池三溪

誰拋黃金十萬鈞，鑄造八尺一雙鱗。其鱗維何魚中虎，面目猙獰鬣尾嗅。憶昔元和之首慶長尾，七道豪傑悉基峙。紅波漂血草木腥，短狐射影饒鱔死。人中有虎氣食牛，結髮執贄老獼猴。負嵎猛吼百獸懾，功成蚤封後火州。阿虎軍須累萬貫，不供宴安與珍玩。鑄為魚虎虎而魚，金鱗也似金毛燦。安諸尾陽之天主閣最高層，百雉金湯帶霞凌。雲太峻嶒，旭日初旦勢欲躍，依稀海市蜃樓天半舛。爾來星霜二三百，行旅仰矚手加額。降至明治維新春，廢藩建縣形勢革。魚虎能識答明時，辭高居卑亦一奇。西游來參著明會，清涼殿前逞雄姿。嗟呼阿虎人而虎，人虎逝矣空黃土。不似魚中虎長存，鶯花海裏好扑舞。（近世文醇終）

增補

日東華文

清詩妙絕
明詩妙絕

清詩妙絕

菊池晚香選

訪秋絕句

吳錫麒

豆架瓜棚暑不長。野人籬落占秋光。牽牛花是隣家種。瘦竹一莖扶上牆。

秦淮感懷

吳濂

垂柳初黃拂大橋。秦淮新漲一川遙。春愁客思知多少。風雨虛窗話六朝。

綠牡丹

吳巽

平臺冉冉黛初勻。不逐隣園鬪麗春。金谷荒涼成往事。風前猶想墜樓人。

舟行

趙翼

知有烟村綠水灣。寥寥一犬吠柴關。百株楊柳千竿竹。惜不移家住此間。

虎邱絕句

暮鳥啼處客歸遲。盡舫前頭月似眉。殘醉倚舷簾半捲。家家水閣上燈時。

金風

閑向東籬玩物華。化工消息在萌芽。金風吹滿黃金色。叢桂園葵野菊花。

送秋谷還益都

趙善慶

塞鴻何事又南飛。九月霜寒欲授衣。况是家鄉好風景。滿山紅葉待人歸。

南西門外即目

趙恒仁

澄潭初月影微微。雨過涼生透葛衣。十里亂蟬風兩岸。藕花香送釣船歸。

湖心亭大風快涼得絕句

厲鶚

西北雲多失柳陰。快風特地掃煩襟。不成飛雨闌干外。涼殺沙邊兩睡鷗。

池上

高柳初髡倚晚汀。幾時來此補魚經。昨宵知有稀疎雨。滴破一方青白萍。

荆溪道中

如畫雲嵐西復西。梁溪幾折入荆溪。舟師失道隔煙間。山鳥畏人穿竹啼。

春寒

漫脫春衣浣酒紅。江南三月最多風。梨花雪後餘醺雪。人在重簾淺夢中。

雁字

尤侗

蒹葭水國路微茫。怨入離騷寫幾章。寫到衡陽應絕筆。又隨春雨下瀟湘。

白秋海棠

尤怡

誰將清淚灑幽墀。散作瑤華別有姿。最是玉妃腸斷後。淡妝無語背人時。

題賈可齋白荷花

李昇

菱歌何處泛仙槎。森森湘波一望賒。風露洗天涼似水。難尋是月是荷花。

豐潤道中感懷

李應薦

秋山遠近樹高低。茅屋重重枕古溪。夢裏分明東海曲。却驚身在北平西。

景帝陵

李蔚

蒼蒼枯栢冷烟凝。古瓦頽垣牧豎登。白髮中官扶杖立。向人指點景皇陵。

春晚

李瑄和

滿院蓬蒿一徑開。卷簾只有燕飛來。閒堦晝寂無人到。坐看楊花點綠苔。

溪西早行

黃

始

溪上人家秋水生。孤舟常自五更行。一聲啼鳥半江月。纔到西山天欲明。

過儀徵縣

田

同之

布帆無恙大江流。兩岸蕭蕭蘆荻秋。一夜濤聲喧客夢。曉風殘月過真州。

趙北口

十里長堤萬柳垂。茫茫淀尾望無涯。西風猶憶秦郵路。蟹舍魚莊夕照時。

渡汝河

汝水洋洋碧玉流。長堤官柳颺清秋。征人無那銷魂處。落日西風古渡頭。

卽興

高

珩

夜合花前夜漏遲。微風白紵正相宜。瑤臺不在重霄上。高枕空庭月滿時。

巴陵道中

螢火高低照遠明。露涼河漢已西橫。夢回不識巴陵道。絡緯分明故國聲。

寄王蘭泉

高

景光

半落塵寰歎素居。清溪一望渺愁予。何當抱被來同宿。風雨蘆花夜讀書。

暮春送別

高

岑

飛花萬點撲征衣。南浦依依怨落暉。腸斷離亭烟柳色。留君不住共春歸。

山行

高

詠

滿谷寒煙日暮平。松杉十里夜猿聲。仙居尚在數峯外。已覺此中非世情。

觀棋

錢

謙益

黑白相持守壁門。龍拏虎攫賭侵分。重瞳尙有烏江敗。莫笑湘東一目人。

閏四月廿三日夢中作

柔桑覆籠綠氍毹。密雨溫風正養蠶。門外銜泥春燕語。櫻桃消息到江南。

得劍村寄懷詩次韻答之

錢

良擇

官遊空自滯京華。誰說狂夫不憶家。昨夜客窗風雪裏。夢歸山館種梅花。

七月二十八夜坐

楊

錫鉞

歸帆初卸棹歌停。漠漠涼生草露零。正好夜來無月上。水窗風細數流螢。

憶 舊

陳 治

清漏沉沉楊柳風。當時送客小園空。春樓燭暗聞花氣。人在重簾暮雨中。

送王石谷遊金陵

陳 瑚

臺城秋草暮雲殘。六代興亡雁影寒。無限傷心金粉地。憑君畫出與人看。

讀 秦 記

陳 恭 尹

謗聲易弭怨難除。秦法雖嚴亦甚疎。夜半橋邊呼孺子。人間猶有未燒書。

月夜聞紡織聲

陳 文 述

銀漢斜臨海上城。露團庭綠夜涼生。豆花籬落秋如水。處處西風絡緯聲。

曉過趙北口

毵毵髡柳未垂條。雙淀生煙澹不消。霜氣欲流沙雁語。疎星殘月十三橋。

舟夜即目

哀蟲清響荅吳歌。孤枕無聊遣睡魔。涼露欲流天在水。水蒨花底見明河。

秋夜江上

星影參差漢影斜。夜深殘月亦清華。一江秋露明于玉。絡緯聲涼出豆花。

青 陽 峽

宋 琬

夾岸長楊接翠微。亂流高下見柴扉。空山十月無霜雪。紅葉叢中蛺蝶飛。

銀 刀 魚

銀花爛漫委筠筐。錦帶吳鉤總擅場。千載專諸留俠骨。至今匕箸尚飛霜。

江 南 曲

菡萏池塘隔畫橋。月明樓上美人簫。十年不到傷心地。夢逐長江來往潮。

雨 後

廖 景 文

水氣濛濛淡不收。暮煙如織黯蘆洲。砧聲帶濕隨風度。敲破江南九月秋。

吳 淞 雜 咏

徐 薌 坡

蒲帆斜趁鯉魚風。卵色遙天浸碧空。幾點水蒨花影外。滿灘涼雨浴鳧翁。

清 明 日 送 弟

徐 維 祺

漠漠寒烟帶曉溟。一行斷雁短長亭。莫因佳節傷離別。芳草垂楊到處青。

夢回

徐淳健

素馨香透拂簾鉤。綠樹深沉一逕幽。忽忽夢回春思滿。賣花聲過夕陽樓。

十八灘

徐釗

萬壑千峰送客舟。槎牙怪石水交流。嶺猿莫更啼深樹。只聽灘聲已白頭。

納涼曲

顧祿

金殿荷風拂水香。銀缸寂莫怨更長。黃昏月到苔階上。釀得新秋一味涼。

餞春詞

鶻馱聲中綠暗遮。餘香猶戀夕陽斜。惜春蛺蝶如人倦。一任東風吹柳花。

納涼詞

雨歇空階暑漸微。夜來花氣襲羅衣。浮雲散盡露明月。照見庭中蝙蝠飛。

松陵道中

顧宗泰

數聲欸乃下輕纜。飛散波心鷺幾雙。正是篷窓高睡足。一天幽夢落楓江。

月下渡楊子江

查慎行

妙高峯下曉鐘撞。隔岸吳船正發幫。風露一天人擁被。檣枝搖夢過春江。

雨中送春

袁枚

東風吹雨洒雕轅。楊柳依依欲斷魂。真個送春如送客。滿山花草有啼痕。

春日偶吟

草木爭春各不同。碧桃文杏兩般紅。竹因葉密聲招雨。蘭為香多性愛風。

山居絕句

穿林繞磴問桑麻。空翠無聲染素紗。笑撲衣裳似胡蝶。半粘竹粉半松花。

春日雜詩

千枝紅雨萬重烟。畫出詩人得意天。山上春雲如我懶。日高猶宿翠微巔。

贛州途中

樟樹迷離密不分。幾聲雞犬樹中聞。濛濛一縷茅簷白。知是炊煙是晚雲。

送舍弟典返東蒙別業

程先程

蹇驢秋盡度荒原。東下顛輿有舊村。流水斜通樵逕遠。寒山萬木一柴門。

晚望群城燈火

蔣士銓

市火舟燈閃亂螢。江雲拖墨夜冥冥。却疑身在層霄上。俯見人間有列星。

明湖絕句

葉正夏

一水潏洄舊路微。殘荷衰柳送斜暉。此翁尙有機心在。驚起閑鷗作隊飛。

發蒼溪

葉燮

客心如水水如愁。容易歸航趁疾流。忽訝篷牕送吳語。故山月已挂船頭。

通州道上過故人居

金潢

城北城南數里遙。青山依約似相招。西風驢背沈吟客。疎雨殘陽舊板橋。

春閨怨

金崑

鶯啼花落掩重扉。人去天涯竟不歸。惟有畫梁雙燕子。春風還向舊巢飛。

真州雜詩

王士慎

江干多是釣人居。柳陌菱塘一帶疎。好是日斜風定後。半江紅樹賣鱸魚。

雨中度故關

危棧飛流萬仞山。戍樓遙指暮雲間。西風忽送瀟瀟雨。滿路槐花出故關。

自錦繡峰下至東林寺

江州郭外雪雲濃。翠壁丹崖錦繡重。行盡青溪三百曲。東林纔打午時鐘。

夜雨題寒山寺寄西樵禮吉

日暮東塘正落潮。孤篷泊處雨瀟瀟。疎鐘夜火寒山寺。記過吳楓第幾橋。

湘中雜興

王元勳

垂楊垂柳滿長堤。薄霧輕煙晚更迷。三十六灣春草綠。鷓鴣聲裏夕陽低。

雨夜舟中

湖煙漠漠放孤舟。暮雨蕭蕭動客愁。一夜雁鴻聲不斷。西風吹度白蘋洲。

桓溫

王廷魁

十萬雄師擁入秦。可兒才略自超倫。關中漫說無豪傑。失却當前捫蝨人。

題旅店

王九齡

曉覺茅簷片月低。依稀鄉國夢中迷。世間何物催人老。半是雞聲半馬蹄。

寄

內

王

昶

澄江楓落雁初飛。杳杳紅樓隔翠微。料得故園砧杵急。一燈清淚寄寒衣。

題小景寄劉杜五

王

岱

一壑一邱高枕間。終年無事不開關。那知門外秋冬換。黃葉庭前積滿山。

鴛鴦湖櫂歌

朱

彝

尊

屋上鳩鳴穀雨開。橫塘游女蕩舟回。桃花落後蠶齊浴。竹筍抽時燕便來。

送趙秋水還永年

離宮卜夜且成歡。酒盡休歌行路難。四十逢時猶未晚。看君騎馬入長安。

送孫處士還黃山

蕪城客散亂烏啼。別業黃山路不迷。後夜相思秋色遠。月明三十二峰西。

武夷九曲櫂歌

朱

克

生

一曲津亭入畫船。江天落月滿平川。大王峰外浮雲散。兩岸鐘聲出曉烟。

江行

江頭水漲沒沙堤。風外征帆落日低。細雨寒潮人不見。兩山叢竹鷓鴣啼。

秦始皇

朱

瑄

徐市樓船竟不還。祖龍旋已葬驪山。蓬萊覓得長生藥。眼見諸侯盡入關。

白秋海棠

朱

受

新

清秋湛露浥瓊芳。素影風搖玉砌傍。夜靜看花人獨立。水晶簾外月如霜。

流螢詞

暗飛幾點隔簾櫳。影亂繁星度遠空。莫入班姬金閣裡。恐隨團扇落秋風。

海棠

毛

思

義

嬌紅濕翠弄妍姿。宛轉風前不自持。燕子歸來寒食近。黃昏庭院月明時。

玉屏晚望待榛公不至

汪

微

遠

洞口無人山鳥飛。寒烟一縷篆香微。遊人薄暮倚松立。眺盡落霞僧未歸。

白桃花

汪

易

堂

褪盡鉛華露一叢。輕陰漠漠淡煙籠。漁郎錯認仙源路。洞口春深雪未融。

題寒山寺

汪懋麟

吳中池館日吹簫。只有寒山寺寂寥。搖落江楓對漁火。行人歸去雨蕭蕭。

鶯脰湖

沈瀾

幅幅蒲帆獵獵開。結罾未罷權郎催。東風吹出桃花雨。一寸銀魚上水來。

探梅

沈德潛

才過野店便溪橋。携却詩囊又酒瓢。但覓幽香最深處。不須前路問山樵。

春草

沈德潛

輕烟滿地送征驂。一色茸茸深蔚藍。不是柳條縈別恨。已牽魂夢到江南。

衰草

沈德潛

離離衰草滿天涯。一夜西風萬里沙。莫向荒原問消息。王孫零落已無家。

馬陵道

魏荔彤

戰壘千秋沙草平。更無殘戟礙春耕。荒城夜半喧雷雨。還似當年萬弩聲。

松陵舟中作

余懷

一河春水漲桃花。小艇隨風日未斜。胡蝶紛紛滿芳草。獨憐遊子不還家。

塞下曲

任彥芳

長天一雁度關城。白草黃沙列戰營。貂錦五千渾是夢。止餘燐火照人明。

東軒題壁

彭淑

露下木樨香滿庭。秋堂燈影夜深冷。微寒又作瀟々雨。聽到梧桐酒忽醒。

晚泊

彭始奮

夜色微茫水驛孤。遙々燈火映寒蘆。愴然獨夜家千里。煙雨空江聽鷓鴣。

黃花谷

申涵光

竹杖尋源入上方。滿山榭葉晚蒼蒼。亂碑零落遊人少。一道飛泉下夕陽。

邊庭四時怨

周永銓

昨夜西風入戍樓。前軍移帳急防秋。陰山獵火龍沙月。併照征人萬里愁。

寓隨園

唐湘昀

小窓間坐夕陽斜。對此教人不憶家。喜見香荷才出水。一枝高葉一枝花。

馬上口占

陸叢桂

夕陽禾黍晚秋風。霜氣纔深葉已紅。無數溪流添夜雨。青山一路白雲中。

山行

劉逢原

寂歷空山鹿豕蹤。石梁苔滑倚孤筇。岸花零落隨流去。秋到溪南第幾峰。

曉行

松甫

蘆荻飛花白滿汀。停車小憇水邊亭。前林一綫炊烟起。畫斷遙山半角青。朦朧曙色噪歸鴉。風撼疎林一徑斜。滿地白雲吹不起。野田蕎麥亂開花。

明妃曲

諸廷槐

蛾眉宛轉欲銷魂。一曲琵琶雙淚痕。不到陰山水雪地。那知永巷是君恩。

訪隨園不值

陽擴祖

花含宿雨柳含烟。高士園林別有天。高臥白雲人不見。一家雞犬翠微巔。

夢村

安致遠

丹楓黃菊晚秋圖。石碓奔流響轆轤。行過小橋人影寂。一溪秋水泛輕鳧。

金陵紀行

顏光敏

身騎龍背上青霄。路轉峰迴出麗譙。雨氣全吞幽壑樹。風聲直送大江潮。

清明出遊

畢海珖

路折村橋一徑賒。綠楊烟外酒帘斜。東風細雨催寒食。開遍青山郁李花。

雪中直南書房

張英

鑪煙煖散墨池冰。滿苑瑤華夜色澄。秘閣小臣霑聖澤。梅花香裏讀書燈。

憶橘

張玉裁

朱實垂々葉尚青。故山千樹未凋零。相思不隔長溪水。一夜鄉心滿洞庭。

白芍藥

塞爾赫

珠簾入夜捲瓊鉤。謝女懷香倚玉樓。風暖月明嬌欲墮。依稀殘夢在揚州。

出郭

祁文友

桃花點々荻生芽。出郭吟行到日斜。一夜東風吹雨過。滿江新水長魚蝦。

西湖竹枝

施潤章

荷葉橫塘官路斜。吳姬日出浣春紗。兒家種蓮取蓮實。囑付遊人莫采花。

清詩妙絕終

明詩妙絕

菊池晚香選

送賈思誠還浙東

劉基

西風嫋嫋水鱗鱗。一曲離歌淚滿巾。殘柳數株鷗數點。夕陽江上送歸人。

清明後題

倪瓚

野棠花落又清明。楊柳青青人耦耕。春物闌珊成底事。半江疎雨暮潮平。

四月七日雨

倪瓚

水宿風行冬復春。汀花江草思紛紛。泊舟無賴終宵雨。夢入蒼梧萬里雲。

聞竹枝歌因效其聲

倪瓚

鈿山湖影接松塘。橘葉青青柿葉黃。要寫新詩寄音信。西風斷雁不成行。

吳宮怨

許恕

碧雲樓高秋月低。夜夜棲鳥夜半啼。吳王宮裡無西子。江清露白芙蓉死。

再過雙林庵一宿

許 恕

方丈高寒氣杳冥。禪心閒對晚山青。一燈風動雙林靜。虎伏空簷夜聽經。

子 享 參 謀

解 縉

多病文園滑未消。自從人日到花朝。不知楊柳將春色。綠到淮南第幾橋。

楓 橋

高 啟

畫橋三百映江城。詩裡楓橋獨有名。幾度經過憶張繼。烏啼月落又鐘聲。

雜 興

楊 基

疎疎簾影漾微波。庭戶無人鳥自過。一樹楊花三日雨。池塘春水綠萍多。

四 皓 圖

孫 蕡

只合殮芝老萬山。誰教鶴髮動龍顏。蛾眉對酒歌鴻鶴。怨入商林紫翠間。

松

孫 蕡

雙松如蓋倚雲長。曾憶匡山問草堂。拂石坐來龍影濕。半陂春雨茯苓香。

郭子成入關詩卷

練 子 寧

先人交契若雲煙。最說君家外舅賢。我有愁心似征雁。隨君千里到秦天。

淮 西 夜 坐

袁 凱

瀟瀟風雨滿關河。酒盡西樓聽雁過。莫恠行人頭白盡。異鄉秋色不勝多。

客 中 夜 坐

袁 凱

落葉瀟瀟江水長。故園歸路更微茫。一聲新雁三更雨。何處行人不斷腸。

雨 中 過 山

高 啟

春雲掩藹澗奔湲。風雨行人過一村。不似山家深竹裡。乳鳩啼午未開門。

題 李 陵 泣 別 圖

袁 凱

上林木落雁南飛。萬里蕭條使節歸。猶有交情兩行淚。西風吹上漢臣衣。

蘇 溪 亭

汪 廣 洋

蘇溪亭上草漫漫。誰倚東風十二欄。燕子不歸春社晚。一汀煙雨杏花寒。

竹 枝 詞

林 鴻

吳王宮前春水平。灞陵橋上柳色青。江水不流離恨去。楊花長送遠人行。

晚眺

趙廸

白雲深處野人家。倚杖閒吟日未斜。江上數峰看欲盡。晚鐘殘月入蘆花。

古戰場

陳伯康

此地曾經幾戰塵。離離荒草不生春。平沙日落黃雲斷。燐火如星出近人。

韶石

林弼

一曲南薰奏石隈。餘音猶繞九成臺。青山空灑懷人淚。雲暗蒼梧鳳不來。

水殿納涼圖

詹同

湖上欄干百尺臺。臺邊水殿倚雲開。紅橋人隔荷花語。玉盃金盤進雪來。

舟過黃陵廟

詹同

黃陵廟下倚船窓。水淺沙平屬玉雙。山外斷雲寒日晚。半篷寒雪下湘江。

贈別林生

唐桂芳

青天無盡碧波長。百尺雲帆挂夕陽。海客音書何處寄。北風鴻雁不成行。

漁村

王燧

汀葦蒼蒼白露凝。一灘寒月未收罾。西風吹醒江南夢。四壁蛩聲半夜燈。

溫州

虞謙

翩翩征旆向南行。海上青山炤眼明。昨夜芙蓉溪上雨。西風吹入棹歌聲。

和酒泉太守詞

張楷

高堂秉燭看劍舞。四座歡聲雜鳴鼓。酒闌羅袖動輕寒。門外蕭蕭杏花雨。

高宗所書絹素杜律

王澤

江頭宮殿日遲遲。朝退千官默坐時。春盡龍沙無雁度。尺縑惟寫少陵詩。

四皓奕棋圖

劉師邵

雲霄萬里羨冥鴻。曾爲儲皇謁漢宮。數着殘棋猶未了。五陵松柏已秋風。

春思

王誼

山映簾櫳水映窓。浣紗人在苧羅江。年年三月梨花雨。門掩東風燕子雙。

送人北遊

吳溥

萬里扁舟一葉輕。春風移棹過金陵。百年鄉思知多少。半是江湖夜雨聲。

瀟湘雨意圖

胡

六

直

鸞竹叢深日未晡。寒江煙雨翠模糊。東風無限瀟湘意。却倚篷窗聽鷓鴣。

踏雪

周

述

一路寒山雪未消。尋芳不惜碎瓊瑤。梅花昨夜將春色。開到溪南第幾橋。

南歸

周

述

晚奉綸音出建章。賜歸新被寵恩光。禁城不鎖還家夢。昨夜分明到故鄉。

舞陽留侯廟

李

禎

信族豨夷越醢躬。太平無復用英雄。高皇却墜先生計。世上何曾有赤松。

江邊口占

劉

昭年

滔滔流水幾時休。欲借滄滄爲洗愁。茅屋數家人不見。淡煙疎雨一漁舟。

雪梅

羅

泰

五出花開六出飛。空香積素共凝輝。灞陵橋上人如玉。兩袖春風策蹇歸。

月梅

羅

泰

流蘇帳小玉屏空。畫角聲沉月正中。春滿羅浮清夢覺。一枝疎影上房櫳。

宮詞

王

蒙

南風吹斷采菱歌。夜雨新添太液波。水殿雲廊三十六。不知何處月明多。

松鶴

汪

克寬

長松風入漱雲濤。老鶴離巢刷羽毛。夜半道人騎過海。一輪秋月碧天高。

夜宿武陵南山懷張鳴玉

章

珍

越客夜向山中宿。風動竹枝鳴珮玉。攬衣起坐不見人。江上月明江水綠。

絕句

錢

濛

湖海風塵入鬢毛。歸來燈火對兒曹。道人不是封侯骨。錯把黃金鑄寶刀。

楊妃上馬圖

陸

容

女奴扶力上龍駒。玉頰酣春寶髻斜。烽火炤人鞞鼓急。尙疑燒燭夜催花。

薊門秋夕

熊

直

清漏遲遲月轉廊。博山銷盡水沉香。重城不鎖還家夢。兩夜分明到故鄉。

洗馬

卞榮

百戰功成自不知。天閒落落見權奇。五花雲濕青絲鞵。洗罷桃花小雨時。

偶題

卞榮

老去心情淡若秋。何曾客帳夢封侯。却嫌雄劍匣中吼。白日風生山鬼愁。

題周克欽扇

卞榮

洪崖有約來蓬瀛。飄飄仙袂凌風輕。劃然一笑天地窄。老鶴數聲山月明。

畫竹

李東陽

漢皇亭上起秋風。夜逐湘靈下楚宮。曉入碧雲看不見。墮釵遺珮各西東。

閨怨

周在

江南二月試羅衣。春盡燕山雪尙飛。應是子規啼不到。故鄉雖好不思歸。

過滁州

錢琦

江北滁南數日程。蕭蕭落木送秋聲。夕陽滿地鳥飛絕。人在亂山堆裡行。

送汝慶還關中

何景明

華嶽雲臺萬里情。高秋落日眺秦城。黃河一線通滄海。身在仙人掌上行。

送蕭若愚

徐禎卿

送君南下巴渝深。予亦迢迢湘水心。前路不知何地歇。千山萬壑暮猿吟。

送方山人

徐禎卿

嚴子灘頭花落時。水清雲碧淨漣漪。孤舟相逐飛花去。一日看山到武夷。

海青圖

邊貢

雲暗胡天雪滿衣。鴛鴦聲亂海青飛。李陵臺下陰山北。正是單于夜打圍。

徐州夜候岳君廷茂才

王廷相

月華如水如天。夜泊彭城兩岸煙。一樣中流歌欸乃。不知誰是孝廉船。

送陳仲卿歸山

曹驂

君去眠雲山上亭。若爲岑寂度浮生。秋來古寺行人少。紅葉滿山風雨聲。

塞下曲

唐順之

青袍白馬紫茸鞞。不向沙場便酒樓。夜來一賭青錢盡。尚有囊中血鬪髒。

寄遠

楊慎

濯錦江頭煙水綠。相思萬里人如玉。瑤琴幾歲不曾彈。今朝才理將歸曲。

江陵舟中

楊慎

落日寒沙夜未分。玉簫金管醉中聞。明朝回首沅江路。愁聽青猿和白雲。

題扇

張含

煙紋風練洞庭船。行過中流則是天。鉄笛一聲山月上。兩人相見荻蘆邊。

南陽三顧圖

程敏政

烏鵲巢成漢樹空。孫郎奇氣卷江東。英雄鼎足三分勢。祇在茅廬一語中。

題致道觀靈蹟

沈周

檜蛟欲走夜壇雷。飛石驚門不敢開。明日道人成一咲。綠陰仍送舊樓臺。

西湖竹枝詞

沈周

郎騎白馬好風光。妾在船頭貪看郎。錦樣荷花三十里。中間一對紫鴛鴦。

老嫗牧牛圖

沈周

貫妃血濺馬嵬坡。出塞昭君怨恨多。爭似阿婆牛背穩。笛中一曲太平歌。

折花仕女

沈周

去年人別花正開。今日花開人未回。紫恨紅愁千萬種。春風吹入手中來。

題周東邨畫

唐寅

鯉魚風急繫輕舟。兩岸寒山宿雨收。一抹斜陽歸雁盡。白蘋紅蓼野棠秋。

題雁

徐經

紫塞連雲道路長。一聲清淚落瀟湘。西風吹斷蘆花夢。秋水湖田晚稻香。

感懷

沈鍊

割生獻馘古來無。解道功成萬骨枯。白草黃沙風雨夜。冤魂多少覓頭顱。

南巡舊京歌

陳沂

橫戈八駿戰功收。夾舸雙龍水面浮。紫蓋風雲過沛上。錦帆煙月下揚州。城南幕府作皇居。宮闕依然古帝都。燕子不來王謝宅。煙花還繞莫愁湖。

塞上曲送元美

李攀龍

白羽如霜出塞寒。胡烽不斷接長安。城頭一片西山月。多少征人馬上看。

送劉戶部督餉湖廣

李攀龍

錦帆南入楚雲重。江上遙看衡岳峰。落日蒼茫秋不斷。青天七十二芙蓉。

寄元美

李攀龍

薊門城上月婆娑。玉笛誰爲出塞歌。君自客中聽不得。秋風吹落小黃河。漁陽烽火暗西山。一片征鴻海上還。多小胡笳吹不轉。秋風先入薊門關。

塞上曲

俞允文

葱關雪淨月蕭蕭。大將功成玉帳高。天馬不愁西極遠。上林新種紫葡萄。

潞河舟中

胡應麟

一望巴陵楚嶠分。木蘭舟上雨紛紛。中流無限瀟湘色。日落君山起暮雲。

池上陳老琵琶

陳鶴

夜深池上弄琵琶。萬里銀河月上沙。莫向樽前彈出塞。只今邊將未還家。

吹笛懷友

陳鶴

玉笛橫吹入夜分。中天華月度流雲。蒼川兩岸春風起。飛盡梅花不見君。

歸次盧龍

陸彥章

帝城東抱海山重。迢遞單車出萬峰。秋色長風吹塞雁。歸心落日下盧龍。

漫興

殷雲霄

二月澄江春水深。北孤山頭雲陰陰。北孤山頭雲復雨。我欲渡江愁我心。

雜歌

殷雲霄

秋風吹溪溪水清。溪水倒懸落日明。溪邊白鷺好毛羽。尋魚沿溪獨自行。

感事

徐洽

王孫曾此弄春暉。翠幙朱闌着處圍。可惜名園歌舞地。野花偏向夕陽飛。

寄江陰陵明府

屠隆

使君乘月鼓雲和。山比黃陵青黛多。綠水芳洲嬌杜若。白雲秋色醉湘娥。

登九里山亭

袁舜臣

翠竹幽亭晚更深。天涯此日獨登臨。不堪回首青山杳。一片白雲遊子心。

畫意

王甲

一四

數家茅屋住春山路。轉青溪第幾灣。寄語桃花休亂落。恐隨流水到人間。

贈嶺南陳鎮府

許鼎正

嶺海威名止夜啼。越裳重譯歛雕題。帳前新按梅花拍。銅鼓聲清徹五溪。

送友

袁文可

細雨微風送客舟。斷鴻衰柳動離愁。江南春色依然好。日日看花醉玉樓。

從軍行

潘恩

隴水梅花明日光。三軍高壘駐燉煌。玉門不閉通西使。天馬蒲萄入建章。

失題

黃遵

銀牀露井暗生涼。玉宇澄鮮月似霜。夜半樓臺微吹入。冰綃時透白蓮香。

黃梁祠

郝敬

黃梁祠前車馬客。黃梁夢裡睡沉冥。時人莫咲盧生癖。多少炊成夢不醒。

冬日再過石門有懷舊遊

郝敬

薜蘿空想美人裳。煙雨連天白露霜。征雁不知何處落。暮雲寒雨下瀟湘。

別友人

任道翀

半月相從兩葉舟。吳山蕭寺幾淹留。不堪此日分携處。野水荒村白露秋。

立冬

王穉登

秋風吹盡舊庭柯。黃葉丹楓客裡過。一點禪燈半輪月。今宵寒比昨宵多。

水樂洞

王穉登

幽泉鳴咽似笙篴。終日涓涓一綫流。帝子舊京荒草合。何人張樂洞庭秋。

贈羽客

王穉登

黃歇山頭羽士家。春來釀酒泛流霞。橫江一笛天如水。吹落碧桃無數花。

夏日書事

王穉登

欲陰欲晴梅子雨。亂山亂水野鳩啼。田家開門蠶月過。江航滿城魚市齊。

遊仙詞

張秦

仙人天上好樓居。門外離離種白榆。一曲洞簫吹向月。夜深驚起海中鳥。

月下裁衣圖

陳

繼

香幃風卷月團團。睡起裁衣思萬端。秋葉未紅金剪冷。玉門關外不勝寒。

分金圖

張

寧

從來管鮑結交深。清淡何如管華心。千古人生爲金老。分金未必似忘金。

有感

張

注

勸君莫惜髮毛斑。髮到班時亦自難。多少紅顏年少子。朔風吹上北邙山。

春日雪

蔣

鳴

雲滿長空雪正飛。山城應是得春遲。故園今日花千樹。開到春風第幾枝。

遊樓霞寺

章

志

拂天松檜倚雲栽。石徑蒼蒼半綠苔。入定老僧還出定。白雲飛去又飛來。

聽鶯

朱

承

細君炊黍婢繰絲。四月山城麥熟時。一卷樂天詩在手。黃鸝又嚙綠陰枝。

贈蕭大將軍移鎮漁陽

張

以

鳴沙城北接雲中。千里飛狐一道通。十萬健兒齊上馬。旌旗獵獵動秋風。

天寶宮詞

朱

純

玉環忍棄馬嵬坡。南內歸來意若何。落盡梧桐秋雨夜。淒涼更比壽王多。

趙子昂畫胡馬

朱

純

白髮王孫舊家人。汴宮回首已成塵。傷心畏見胡人馬。何事臨池爲寫真。

檢史

陳

繼

雪滿前山酒滿觚。一編常對老潛夫。兒曹空恨咸陽火。焚後殘書讀盡無。

太湖石

陳

繼

嵌空巖竇綠氤氳。半是霜灘舊水紋。昨夜何人弄明月。笛聲吹裂洞庭雲。

山中

陳

繼

燒却兵符臥草萊。春醪初熟早梅開。深林雪暗多虎跡。荷蓀丈人何處來。

訂友

陳

繼

雙鳩喚雨單鳩晴。笛中柳枝縱復橫。好風忽捲讀書幔。待君到此新笋生。

澄江雜詠

尹嘉賓

君山突兀大江橫。玉輦曾經兩度行。佳氣菁葱殊不極。至今潮汐向南京。
吳公兄弟真貔虎。南護金陵東拒吳。帶礪不同王業久。舊碑剝落此山阿。
春申山上春風早。楊子江頭楊柳多。苔蘚半侵珠履跡。芙蓉遙映釣魚蓑。

桃花澗

鄧汝丹

怪石盤空翠不流。巫門雨暗蟄龍游。一尊今臥藤蘿上。欲適星辰帝子愁。

送劉編修頒詔朝鮮

鐘惺

金函玉節日邊行。遼海榮光接漢京。黑水殘波休作浪。黃河已爲聖人清。

江行

董良史

江水悠悠江路長。孤鴻啼月有微霜。十年踪跡渾無定。莫更逢人問故鄉。

寧前邊詞

陳子龍

八城亦是古遼西。大纛高牙萬馬齊。壯士錦衣行樂地。十年無夢到春閨。

銅雀臺

魯憲學

萬歲千秋那得知。分香賣履欲何爲。只今片瓦人爭識。七十二墳空自疑。

青樓曲

程嘉燧

細雨春風花落時。金華臘酒解餘醺。當爐少婦知留客。不動朱唇動翠眉。

聞笛

陳蒙

落盡梅花雪滿庭。故園楊柳夢中青。羌兒馬上傳來曲。今夜關山月裡聽。

塞上

程飛卿

白草黃雲一望圍。塞門迢遞角聲微。西風吹落燕山月。剩有寒光照鐵衣。

憶舊遊吳中寄朱本道

程飛卿

去年放棹登玄墓。暮雨寒煙碧水村。今日尋君過江渚。秋風斜日綠蘿門。

春詞

徐衍芳

春月溶溶小院幽。梨花夢斷不禁愁。幾回喚起嫦娥問。人在瑤京第幾樓。

山行有感

徐遵湯

六代豪華逝水前。珠襦玉盃散寒煙。農夫不識滄桑事。一任殘碑沒野田。

試劍石

徐遵湯

千將躍冶出吳宮。削破嶙峋壁立峰。勝跡埋藏空谷裡。夜深山鬼泣芙蓉。

題昭君圖

某時

驪山舉火因褒姒。蜀道蒙塵爲太真。能使明妃嫁胡虜。畫工猶是漢忠臣。

西湖

答黑麻

一株楊柳一株花。原是唐朝賣酒家。惟有吾邦風土異。春深無處不桑麻。

畫葡萄

釋大圭

短衣狂走至元僧。醉唾驪珠十斛冰。定起山樓寒月上。一窓風影寫秋藤。

商學士畫蘭

釋大圭

商松握筆倚清酣。愛寫風光葢半含。無限王孫芳草恨。盡隨煙雨入江南。

懷吳西州

釋大圭

楓落吳江雁影斜。燕京遊客未還家。可能別有春風意。不怕秋霜雨鬢華。

錢塘懷古

釋宗泐

山川形勝說錢塘。海接江流入混茫。百五十年成底事。一丘衰草委斜陽。

徽宗雪江獨棹圖

釋宗泐

艮嶽秋深百草腓。胡塵吹滿袞龍衣。淒涼五國城邊路。得似寒江獨棹歸。

漁村夜歸

釋宗衍

絲絲暖雨歇春潮。雲壓江流落澗橋。欲訪桃花無路入。好風時度玉人簫。

訪張佩之不遇

釋魯山

幾度尋君不見君。門前高樹挂斜曛。踏春馬向誰家去。一鳥空啼滿地雲。

寄王宗器

釋魯山

松下思君獨杖藜。隴山遙望眼中迷。書成欲付霜前雁。却恨南飛不可西。

宿東昌

釋袞宏

二十年前事可疑。三千里外遇何奇。焚香擲戟渾如夢。魔佛空爭是與非。

宿雞鳴山

釋佛幻

潦倒從人喚懶翁。齁齁睡到日頭紅。幾回夢入無生國。惱殺雞鳴寺裡鐘。

漁者

潘氏

漁父瀟湘着碧簑。水光山色興偏多。試看塵世浮雲夢。黃葉秋風下遠波。

秋詞

潘氏

翩翩黃葉落西風。月滿池亭秋夜空。黃菊酒香人已醉。白蘋江冷度哀鴻。

虞美人草

朱靜庵

力盡重瞳霸氣消。楚歌聲裡恨迢迢。貞魂化作原頭草。不逐東風入漢郊。

竹枝詞

朱靜庵

西子湖頭賣酒家。春風搖蕩酒旗斜。行人沽酒唱歌去。踏碎滿街山杏花。

夢詩

程如嬰

欸乃歌聲到客槎。暮煙浮處有人家。青山不動水如箭。十里夕陽俱落花。

關山嶺

程如嬰

山頭雲慢大千城。策馬來從雲上行。身在雲中雲不見。歸來雙袖綵雲生。

臨淮曲

程如嬰

江水應無別恨深。同舟十日半晴陰。東邊月出西邊雨。道是無心却有心。

架壑船

程如嬰

三曲仙船架壑中。雲帆不挂嶺頭風。麻姑謾說蓬萊淺。弱水曾經一棹通。

留侯墓次韻

程如嬰

漢楚山河奕項劉。赤松黃石幻留侯。功臣不死神仙死。猶有人間土一丘。

春閨曲

程如嬰

生來不識鴛鴦。金針繡出便成雙。大姊嬌癡小妹巧。笑指鴛鴦是何鳥。

懷古

程如嬰

吳王舊苑鹿成行。月下蘇臺草正芳。玄墓梅花三十里。苧羅餘粉散為香。

醒言

程如嬰

誰向溪邊更問津。重來咲殺武陵人。無端喚醒漁郎夢。幾度花開幾度春。

三岡寺

劉崧

石橋流水帶人家。紫殿春陰閣岸沙。啼鳥數聲山雨歇。門前落盡白桐花。

山中得弱侯下第書

李 贄

秣陵人去帝京遊。可是隋珠復暗投。昨夜山前雷雨作。傳君一字到黃州。

湖上梅花歌

王 穉 登

虎山橋外水如烟。雨暗湖昏不繫船。此地人家無玉曆。梅花開日是新年。

舟 聞

譚 元 春

楊柳不遮明月愁。盡將江色與輕舟。遠鐘渡水如含濕。來到耳邊天已秋。孤岸漁家已閉門。泊來洲上近平原。笛聲吹水水吹月。一段蒼茫不可言。

明 妃 曲

吳 道 新

甘泉烽火徹青丘。飛將龍城盡白頭。一曲琵琶聲未絕。玉關聞已不防秋。

西 湖 雜 興

孫 永 祚

孤墳何處弔風流。金縷歌餘小小愁。可惜西湖一泓水。不流春夢到蘇州。

明詩妙絕終

大正二年九月五日印刷
大正二年九月拾五日發行

補贈 日東華文與付

定價 金壹圓

編者 菊池三九郎

東京市芝區芝公園第拾號、四番地

發行者 龜井齋平

東京市京橋區弓町二十四番地

印刷者 金子久太郎

東京市京橋區弓町二十四番地

印刷所 三協印刷株式會社



發 兌 元

東京市芝區芝公園
第拾號、四番地

龜井商店書籍部

電話芝壹、五六九番
振替八六八九番

322
854

81



1322
857

終